



A vertical rectangular area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a title slip or a label, containing faint, illegible text. The text is arranged vertically and is too light to be read accurately. It appears to be a standard format for a library or archival label, possibly containing the title of the work and the name of the collector or owner.

薦舉真才疏

竊思國家之有人才猶工師之有器用工師得人則器用堅國家得人則民生遂今在內諸臣既舉優等以示旌別在外督撫諸臣又遵三年之期舉行計典優者卓異劣者入法其所以激濁揚清之意亦云備矣然而臣更有請焉以外吏而論三年一次分別彰瘴其餘每歲止許有劾而無薦夫有劾則貪庸知儆無薦則廉能灰心爲時旣久其中廉能之吏或以盜案誑悞或以錢糧罷官明知其賢始也督撫旣

不敢薦繼也督撫又不敢畱坐使循良湮沒朝廷
何從而得聞也且廉吏拙守食貧不謀利因而不多
事恬澹簡靜與一方老弱貧富相安無事地方受庇
百姓蒙休不待言矣惟是禁賄賂而賄賂之輩無不
疾若仇絕夤緣而夤緣之徒無不如其矯所以存心
行事不與人同流合汙每有隣僚恥爲鄙陋上官因
以爲迂腐者矣同寅惡其獨異上司遂以爲沽名者
矣此廉吏之難廉吏之苦也若夫能吏隨在著效嘗
觀其治近澤之民多畜禽魚廣栽桑麻此可侔利於

一歲之間嘗觀其治近山之民或植桐相棕竹或種
茶笋蔬菓五六年後暢茂成林材貨百出不特此耳
以之折獄則平恕得情可以使民無健訟獄無冤民
以之催科則徵輸有法可以使民無逋糧邑無頑民
與夫決疑剖事排難解紛起敝維衰移風易俗上足
以辦國事下足以分民憂地方編氓陰食其福而
不知此等能吏又豈多得若能而本之於廉廉而兼
之以能其操守器識更不相同倘雜之儔伍棄之下
僚俾不得一登薦剡則牛刀小試又何以大展壯猷

奏議 卷三
國家收體兼衆器之效也哉聞之古帝王之治天下也爲官擇人不以人待官年來有以拿獲逃人不論俸滿卽陞者矣有以帶徵錢糧全完卽陞者矣未嘗聞有以廉能之吏而破格擢陞者 國家之官方不一各官所遇之地方不同有逃人之責者固宜鼓舞示勸矣何以處夫無逃人之責良吏也地方易治錢糧數少其全完者固可邀 恩陞轉矣何以處夫地大民瘠錢糧浩繁而撫字有方之良吏也况外吏殊職無錢糧之責者豈盡無廉能之官而獨使之趨陞

無路乎查憲臣尼 王 請復薦舉部覆恐滋賄囑

之弊已經奉 旨欽遵在案 臣又何敢復瀆惟是瘴

惡必須彰善安得因創廢美顧指失臂也果有政績循良清操卓絕者不過拔其一二以風示郡吏倘所舉失當及徇私冒濫一併從重治罪若舉薦終於不行止於論俸陞轉廉能與貪庸又何所分別也 臣請

皇上廣示勸懲仍復薦揚之典以鼓勵天下之臣工凡廉恥之吏未有不感激思奮者至超羣出衆廉而有才可備內外大用必臚列事蹟奏 聞恭請 睿裁

明試敷奏酌量優陞庶使天下之人皆知廉吏之可
爲而益踴躍於功名之路矣如此用人而民生未遂
國計不充者臣未之信也

請嚴課吏寬處分疏

竊思人臣之所以兢兢奉職者卽所以兢兢奉法者
也今臣國家立法以課羣臣其制亦盡詳矣而臣猶
有請者非敢求臣寬恩於法之外正寓鼓舞於法
之中也天下急務無過錢糧考成之例以十分爲準
覓任叅罰已嚴而又有帶徵之叅罰初叅不完猶輕
再叅不完則革職矣夫使地方果可徵輸何致前官
遺累後人若實由地方凋疲後官雖大聲疾呼亦難
足額然則帶徵之叅罰不可不稍示分別耳倘見徵

錢糧已足十分則帶徵之叅罰似宜酌量分數少從寬典不然州縣各官顧慮功名若那移見徵以抵帶徵而新舊錢糧俱無足額之日矣不則敲扑勿分晝夜小民畏須臾之刑勢必至賣兒鬻女相率逃亡者矣臣以爲考成錢糧之法宜量加酌量叅罰者也刑名關生民性命邇來慎重平反每年大獄造冊立有叅罰乃造冊之外又有隨事處分如查報職名一事舛錯卽行降調夫同一舛錯在大獄冊中一事止議罰俸而隨事處分一事竟至降調事同處異臣以爲

考成刑名之法宜酌量畫一者也盜案爲刑獄重典目前緝獲法嚴一報失盜有叅罰矣立限不能全獲有叅罰矣乃往往以一二盜犯未獲遂停各官陞轉不准赴任倘此一二盜犯尚在猶可捕緝若疾病死亡踪跡無由是已死之盜猶羈見任之官責任捕盜者竊而走險以假混真莫可究詰甚至指良爲盜買盜扳良不足其數不止官望開復役免比較保無有鹿誣爲馬李寃爲桃者乎臣以爲盜案宜以十分定叅罰之例計人處分如未緝不過一二盜犯者或按

罰俸處治不悞陞轉赴任此又盜案中所請酌量
叅罰少從寬政者也總之以國家之法紀難貸責
成不可不嚴其國家之人才有限處分不可不寬仰
乞 睿裁 勅部將從前考成之法量行酌議庶諸
臣奉職感由恩而閭閻疾苦皆由是而漸蘇矣

遷民饑窘安插維艱疏

竊以臣未受事之前寧台溫三府遷民業經撫臣與
前任督臣安插界內撫臣隨請酌撥荒田議給牛
種懇免積年逋賦先後具疏題明在案見今覆查
又經具題候旨今據三府各縣疊報饑民羣集
呼號盈路至寧屬之象山縣其苦尤甚據報窮民啼
饑日以千計草木根皮搜食已盡臣恐轉徙生變隨
經會同撫臣朱昌祚權動司庫銀二千五百兩發寧
台溫三府屬買米煮粥然可以濟目前不可以延長

久縱有荒田耕必借牛播必需種無牛無種雖熟田亦難耕耜况荒田乎且朝不謀夕之衆求一日之升合延一日之生命尚不可得又遑問終歲之計耶卽界內有山山可採者恐有主無示而不敢採界內有水水可漁者恐因江達海而不敢漁案照順治十八年九月初一日准戶部咨開浙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順治十八年八月十三日恭接 上諭論戶部前因江南浙江福建廣東瀕海地方逼近賊巢海逆不時侵犯以致生民不獲寧宇故盡令遷移內地實

爲保全民生今若不速給田地房屋小民何以資生殊非令其遷移保全之意四省遷移人民着該督撫詳查酌給田地房屋務須親身料理安插得生小民盡沾實惠不得但委屬員草率了事如料理不周小民不沾實惠或被民控告或別經發覺定行治罪爾部卽遵諭速行特諭欽此是遷移之小民業蒙

皇恩務俾安插得所但有房屋未必有衣食有田地未必有籽種今欲安插得所計其大者必寬從前之逋賦其次者必請官給之牛種此一議也至於拯目前

之急合無請勅地方文武官有能安插遷民自夏
抵秋至百人者准與獎勵至三百人者准與題
紀錄至五百人者准與題請加級其有鄕城尚義
士民編居捐米煮粥照管遷民或數十人以至百人
皆為量其多寡給匾有至二百人者准題旌獎若
夫界內有山可採有水可取者合無並聽樵漁止亂
階而杜盜源是皆可以救饑民之急者也

清訟安民疏

竊思今之計民生者莫不以錢糧積欠為慮凡所以
禁私派而除加耗者不啻三令五申矣而究之民生
日匱國課缺額者固由于徵輸之少法亦由于詞
訟之繁興也夫小民錢糧出于地丁一家之中戶口
有限田地無多以一國賦而論最上之家多至百十
兩次則數十兩下祇數兩數錢耳積一歲之胼胝經
營儘足完正賦而往往逋欠且至逃亡者皆由詞訟
繁興小民元氣因之傷盡故天下之耗蠹民者類非

一事而莫甚于獄訟卽訟之耗蠹民者非止一方而莫甚於兩浙故獄訟不簡則民不可得而一日安也地方豪猾大奸不肆不販力不任畎畝之勞手不習百工之業操其刀筆以衣食于訟每民間小爭鬪轍相構煽以爲不世之忿愚民無知墮其術中富者破產折屋不盡不休貧者鬻子賣妻死而後已甚至運其機變施其毒謀或窺某某富而吝或窺某某殷而懦乘隙而攻之造爲莫須有之詞誣以彌天之罪不肖有司以一紙入官作魚肉根本理不論屈伸事不

分巨細情不辨冤枉先之以皂快繼之以火籤谿壑不盈則以獄爲市矣以刑法爲網罟矣小民一詞到官親族隣友奔走打點數家不寧貧者無以副其求嘗至輕生棄命若勉強彌縫有田產則鬻田產有兒女則鬻兒女一詞之費有傾千金之業不足者矣卽鬪毆小事兩造平息而銷狀有費銷籤有費亦不止數十兩之多每思閭閻有限之膏血與其浪用之以飽胥吏之腹何如節省之以副正供之需臣不敢爲置民寃于不問也但是大小官吏凡民間詞訟諸

如戶婚田土鬪毆小事不許具告到官但責成地方
鄉耆鄰佑處分明白如實有違犯情理不可分解不
可處分之事方許本人同隣佑稟官究懲不許差人
出票以滋擾害至人命事重誣告甚多每以虛捏妄
求檢驗不肖有同虛示必檢之勢實爲婪縱之私無
論生者有蕩家傾產之嗟而死者抱拆骨蒸骸之痛
情事極慘如凡告人命必先具左右兩隣及證見甘
結方可准理如無甘結不許准理盜情事大失主報
官後不得偏聽管并捕役及盜口誣扳遂入大獄蓋

以捕盜審盜飾功邀賞妄砌口供爰書未就強半命
殞園扉不則初供難移或執以獄貴初情真贗莫辯
昭雪無路者往往有之如凡遇扳獲之盜及并捕私
拷之犯必查所住地方取具鄰佑總甲甘結果係來
歷不明形跡可疑之人始加刑訊如係平日守分良
民登時審豁若夫貪蠹豪惡法在必懲亦以地方衆
惡士民公首乃准不許以一人捏稱衆名爲挾私饕
贓之計故院司道府衙門多有訟師每當告期列肆
而居故具告詞不以情實惟務虛張以聳官聽迨干

審理百無一真比及得情民已破家故訟日益多而民日益困則訟師之爲也且串合胥差勾連歇家包攬詐害積習已久必痛行革除立押改業取隣佑保結存案不時查禁倘道府州縣奉行不力無兩隣證見甘結而准人命之狀無隣佑總甲甘結而准盜扳之狀無地方士民公首甘結而准一人誑捏衆名之狀察訪真確立行題叅嚴加處治蓋天下貪酷之吏舍詞訟一事則貪無所施而酷無所用猶之夫投虎狼于空谷溪塹安所恣其爪牙也以上息訟安民

諸事臣等雖經申飭浙屬已久但唆訟之徒奸猾之輩以訟爲常業不遂其覬覦之想常將息訟愛民之官誣爲不理民情不分民憂者矣貪官以訟爲賄賂衙役以訟爲生涯顛倒是非變亂黑白嘗有一朝之忿終年累月以致喪命破家而不結者矣人皆謂郡縣無富家矣而豈知訟致之貧也人皆謂井閭日消乏矣而豈知訟逼之窮也訟之累人甚深訟之爲害不小臣謹備述 題明俾風俗人心維持不淺省刑于公庭留富于閭閻亦培邦固本之一大要也

夫以富貴子聞問亦非我國本之一大害也
不小也 猶論哉 國門野風於人心 雖禁不
之矣而豈味為最之深也 故之深人其幾
湖海富家矣而豈味為最之貧也 人肯
念深不累日以死矣命短矣的不壽者
濟以公為主 豈味為最之變也 其
可也 豈味為最之不於其時矣 豈味
豈味為最之不於其時矣 豈味為最之

浙東拋荒開墾裕課疏

竊惟 國計重在賦稅 賦稅出自田畝 按畝徵糧 此
小民應納之 正供有司 應收之常額 何至有逋欠
不完 官受考成之累 民受追比之苦 總由從前以荒
作熟 未經 題明在部 臣按賦役全書 節年照款 催
解坐撥 兵餉有司 稟奉考成 追呼催輸 月無虛日 以
致掛欠 徒懸於比簿 敲朴無益 于徵輸 臣目擊地方
真確情形 不敢不將致荒之由 與開荒之利 據實上
聞 臣按浙江十一府七十六州縣 雖有荒田 當開猶

未似温州台州寧波衢州四府各屬縣之荒田最多者臣查據布政司呈報據寧波府開報奉化象山二縣共荒田六千三百四十八畝零台州府開報天台仙居二縣共荒田四萬三千二百一十七畝零温州府開報永嘉樂清瑞安平陽泰順五縣共荒田二十萬四千二百八十五畝零業該撫臣朱昌祚會臣檄行各該道府縣履畝丈勘取具清冊並各官印結于欽奉 上諭事案內題 請撥給遷民隨便開墾照例三年起科部議浙省寧台溫三府寇亂荒田無徵

錢糧臣部並未 題准豁免該撫卽撥給開墾照例三年起科殊爲不合難以輕准等因移咨在案又查據衢州府開報西安龍游江山常山開化衢州所共荒田一十六萬七千九百二十一畝零共荒地九萬四千二百九十九畝零亦經撫臣朱昌祚專委金衢道胡養忠督同該府印官刑官縣官履畝丈量拋荒地土取具清冊並各官印給亦于疲邑凋殘已極等事疏內題 請蠲豁積逋責成各該印官招諭流亡速歸開墾照依定例三年成熟起科部議順治十七

年以前錢糧俟催徵不得緣由。題到之日另行會議其荒田一十六萬七千九百二十一畝零荒地九萬四千二百九十九畝零田地錢糧有關國課豈容久令荒蕪。况康熙二年以前並未據該督撫題報何得遽稱有額無徵相應請勅該督撫照額徵收等因。並咨在案。除寧台溫三府荒田內有經臣與撫臣朱昌祚撥給遷民開墾者五千九百六十九畝零見在另疏具題外。臣查寧台溫三府偏近海疆衢州一府界聯江閩。從前屢遭災寇。是以老少男婦

或身被殺傷。田已無主。或携家竄避。不復歸畊。所由田畝不荒。于一時水旱實荒。于人民逃亡。是以寧台溫三府歷年荒殘。以致積欠無徵。臣已于密陳邊兵欠餉緣由等事疏內具題。部議速行清查造冊具題。奉有依議之。

旨。臣於康熙三年二月二十四日確查荒殘情由。取具拖欠花名清冊。同各官印結題覆。部議沿海荒蕪無徵錢糧。另有各案。題豁合先量撥銀一十萬兩。以濟軍需等因。在案。是寧台溫三府從前之荒殘及

順治十六十七十八年逋欠情由臣與撫臣朱昌祚
疊經具題請豁已蒙

皇仁洞鑒惟是衢州府所屬五縣一所荒田一十六萬
七千九百二十一畝荒地九萬四千二百九十九畝
部覆謂何得遽稱有額無徵相應請 勅該督撫照
額徵收臣查前項荒蕪從前原未題 報部臣以田
地錢糧有關 國課仍 請照額徵收蓋從 國計
起見但查該府荒蕪地田從前既未題 報則已誤
之于前矣若從此再不據實 題報下隱小民荒苦

上不備達

天聽徒使錢糧年年虛額有數實徵無銀迨守令不副
考成臣等按分數歲叅不過相與欺朦虛應故事究
與 國計毫無裨益方今軍需浩繁若臣等止 請
蠲豁不議設法開墾以補原額則 國家之額賦後
將何補軍餉之取給後將何賴倘蒙

皇恩俯鑒衢屬實係真荒與寧台溫三府沿海荒蕪無
徵錢糧已經臣等各案 題豁者一例寬徵臣得以
督率府縣各官多方宣諭極意招徠或以安置遷民

或以還集流亡聽其量力開墾 請照各省墾荒大
例三年成熟起科將見百姓無舊逋之足慮有新田
之可耕有司無徵逋之是虞有墾荒之可效雖四府
荒田甚多鼓舞急公之下漸可次第成熟是 國家
第少緩數年之徵輸便已裕千百年之常賦所謂與
之正所以取之也 臣極知 國計孔殷何敢妄行陳
瀆惟 臣巡歷所經躬親目擊備悉荒苦情形若不籲
皇恩徹底清豁照額開墾無以舉從前積弊而更新之
則荒額不可徵流遺不可復 臣之溺職于封疆者愈

不容追矣

錢糧徵解繁雜疏

竊惟浙省素稱財賦近頗彫疲在邊邑固有荒欠何
 腹縣亦多逋負臣揆其弊不始于徵收而始於起解
 如各州縣刊發易知由單統載田地山蕩該銀若干
 鄉市人丁該銀若干則係一條鞭徵銀之法明矣迨
 徵收之後款項繁多有司任意那移因急起解欠錢
 糧各有款項那緩濟急雖屬通融然錢糧由是不清
 矣况加之吏胥夤緣為奸竟有存留甚緩反那起運
 以給存留起運甚急轉開拖欠以滋朦溷前弊既深

後計宜變合無以一條鞭徵收之法卽用爲一條鞭起解之法至便也查各州縣起運戶部折色若干禮部折色若干工部折色若干額編兵餉若干裁扣充餉若干里馬優免裁官經費若干以及各項歲額解司錢糧若干除糧儲驛傳運司各衙門錢糧聽各州縣自行分解外實科算該解布政司總額若干行令各州縣隨徵隨解其解文內開列年額解司條銀若干第一次解條銀若干尚餘未解若干第二次解文內仍列年額若干除第一次解過若干外今第二次

解司條銀若干尚餘未解若干迤至逐次起解俱照前式填寫則數目接續完欠了然各州縣解司止有一條無第二條也布政司于 奏銷歲叅二册各

部錢糧應分款項查明該州縣解過若干完十分者將各部各款概註十分全完完九分者將各部各款概註一分未完蓋州縣解司合之則爲一條分之則係數百條如一條未完一分則數百條皆未完一分一條未完二分則數百條皆未完二分一開註清白司書查數造册至爲簡捷旣不能以欠作完亦不

能以完作欠且令有司那移出納之弊絕而奸胥朦
溷侵冒之弊亦絕矣

捕緝盜案務絕隱弊疏

臣 廖 膺

皇上 簡命既不能化盜爲民復不能使民不爲盜封
疆大吏溺職如此災異所由而起也案照臺臣李秀
條議請定重臣諱盜之條以平法紀事一疏部覆地
方失事文武隱諱不報者分別革職降級在案又准
吏部咨爲請 旨事內開裁缺患病離任官員任內
有承緝盜案者照案降級奉有 新例欽遵在案竊
思地方失盜文武各官戴罪緝獲務照原報數目捕

完方准銷案卽有一名不獲案終不結遂至有經年而盜案久懸者如盜賊之名數難確也失盜之家倉皇被難魂魄不寧安能一一指其盜而數之具報到官地方官以失主恍惚之數轉報上司蓋恐遲悞有諱盜之罰而漏報有欺飾之罪也一經具題則前報之數卽爲一定而不可易之案承緝各官案名督緝不過嚴比捕役而已官望開復役懼比較情迫喪心或見有踪跡可疑弔打逼招或乘人語言慌張私拷勒供非刑之下何求不獲不肖官弁因而不辨真

贗鍛鍊成獄保無有黑白不分者乎不則卽有捕役捕獲一二真盜獲其渠必搜其党得其一必究其衆竊恐逸盜聞風而竄未必一一坐待捕役而就獲也捕役懼比不能一時全獲因而唆盜扳良唆盜扳仇唆盜扳富片言下石經年牽引一犯被誣全家拖累有冤白而家已破或事明而身報故矣凡若此皆由于承緝各官以原報之數爲已定慮限滿叅罰之又至也夫原報盜數仍照原數緝獲則盜固無漏網矣第恐夥盜十人譬猶已獲九人未獲一人則此一人

者或死于暴病或死于兇鋒地方無從而報官役無
從而知必執原數而始結案不惟地方失事之官終
身無有開復之日竊慮官懼降革捕俱嚴比安知不
李代桃僵與銷夙案以圖開復者耶臣愚以為失主
初報之盜數不足為憑今后如有地方盜劫或將失
事情由並該管文武官職名先行題參然后緝拏
盜夥取具盜口確供照數勒緝據實題覆以為定
案斯真盜不致疎漏良民免充盜數弭災止異莫要
于此至于緝盜應否將新舊定例再一參酌統候

睿裁非微臣所敢妄議者也

請蠲寧台溫遷民積逋疏

該_臣看得寧台溫三府未完順治十六十七年銀米

實係界外遷民積逋今奉勒限嚴追完解_臣隨案行
布政司嚴追去後今據該司詳稱寧台溫三府地方
荒殘實與各郡不同而界外遷民又與界內不同竊
思錢糧關乎國計絲毫豈容拖欠况順治十五年
以前未完錢糧業蒙

皇恩蠲免順治十六十七年未完錢糧自當照數追徵
依限完解_臣等身任督撫之責尤當體國用之浩

繁佐計部之區畫今不能生財增賦但以請蠲請
免疊疏即土瀆臣等罪愆益甚惟是錢糧出自百姓
百姓出自地土今三府遷民田地既在界外則土土
之生已無卽勒限嚴追有司可催見在之百姓百姓
必不能取界外之荒土且沿海百姓遷入內地初遷
之時依傍無所謀生無策衣食不足逃散者十之一
二嗣後傳染疫病醫藥無資死亡者又十之二三雖
欲按欠徵比若無田有人尚可著落至田產已無人
復逃亡有司縱催徵得法勸輸有術其如無田可追

無人可問亦惟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卽有人可問無
田可追有司欲副考成欲全功名追敲朴惟聞其呼
號杖比徒斃于堂下從前積逋終不能完臣等按期
題參雖明知有司無辜例之所在不敢不直指其經
追之職名究竟未完者仍復難完已參者不過再參
亦惟相與塞責虛應故事而已矧三府遷民未遷之
前或稱寇擾或稱災稜有田有產尚不能完今既遷
之後田在界外產在界外無田無產豈能追比臣與
撫臣設法賑濟尙無起色多方安插猶恐失所以賑

濟尚無起色之遷民以安插猶恐失所之遷民必不能完此兩年之積逋也明矣今查敷陳末議案內未完順治十六十七兩年正賦等銀一十一萬五千二百九十九兩零米一萬四千二百三十九石零實難勒追完解合無叩懇

皇上軫念界外遷民積逋非與別項拖欠無徵可比

勅部照數蠲免庶沿海遷黎均被浩蕩鴻恩矣

請復鼓鑄疏

從來泉貨之利自古及今行之最久聞患其少而不足未聞患其滯而不行也若錢法不行止用白鏰勿怪乎白鏰日貴耳幸而米鹽絲布價值不昂倘遇歲時荒歉閭閻窮黎將以何物易米而食何物易衣而煖乎臣以為可佐白鏰之不足莫如鼓鑄猶可行也雖國家理財大事開之有源節之有委原不在區區鼓鑄之末若以其所有易其所無通緩急而便日用舍鼓鑄又不能濟民之急年來開鑄停鑄議論不

一錢率不行矣錢患其鑄不如式則不行故今日之錢體質未嘗不堅好輪郭未嘗不周固也錢又患私鑄日多則不行故今日之錢非有風飄鵝眼之可混公私不辨之可欺也夫錢既不失輕重而又無盜鑄然猶壅滯而不通者其故安在臣以爲行于近而未行于遠責下效而未責上行也今若使外省開鑄收銅專官督理一準寶泉寶源鑄造之法稍不如式或失之輕或失之重或失之厚或失之薄或形色參錯或體勢滲漏或孔方不方或輪圓不圓有一于此卽

治督鑄官之罪然後立法通行可行于京師者必可行于外省可行于江淮者必可行于閩浙去其各省分鑄之名省名去而以天下之錢供天下之用何有江淮自江淮浙自浙閩自閩之異也由此推之錢既一樣流通天下窮民百姓在城可易市井之雜貨在鄉亦可易村鎮之穀帛通邑大郡山鄉水曲富貧貴賤莫不知錢爲通寶則錢法行矣若通于此而不通于彼通于本省而不通于別省何以謂之通寶耶臣所謂從前錢法不行誠行于近未行于遠也立法

又貴久而無弊官有出而必有收民可領而必可納
由此推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如徵收錢糧
除協餉部餉起解正項稽算明白照數納銀外其餘
若存留若雜稅以銀七錢三而收若兵餉若俸工亦
以銀七錢三而放收納之際銀過七錢不及三者仍
令百姓補交不足之錢收回多納之銀支放之時錢
過三銀不及七者仍于官庫找給不足之銀收回多
搭之錢不然散給兵役則以錢充餉徵收稅糧則不
得以錢抵銀錢尚能行乎惟出入均平收放畫一民

皆知錢爲有用矣錢有用則錢不賤矣錢不賤而銀
不獨貴矣臣所謂從前錢法不行誠上不行而下不
效也苟行之得法又何患錢不流通哉臣身任外吏
目擊市廛之蕭條井廬之荒涼千室之村無百金之
家則赤白金之流貫於閭閻者亦旣鮮矣今若以有
餘之銅補不足之銀臣不揣冒昧謬請 睿裁如蒙

皇上 勅下部臣查各省舊設爐座仍舊復其鼓鑄專
選心計料理之人不愛銅不惜工禁廢錢禁私鑄錢
可濟銀銀可易錢有銀之家則用銀無銀之家則用

錢銀卽是錢錢亦是銀故歲鑄錢萬金卽歲增萬金
之錢所鑄愈多則增銀愈多此藏富之道補國用
而濟民窮未必非生財之一端也

請禁無益之費以重國計民生疏

竊惟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者一定之
理也今 朝廷惟正之供入不敷出是不在官矣而
閭閻空虛公私交困是又不在民矣其故何也蓋黃
金白鏹與菽粟布帛不同菽粟布帛產於地成於人
而豐歉視乎歲新陳相代用之不窮若金銀之爲用
於人有折損而無增長但使之長畱世間自足流通
上下而不至於價切覩今日凡器用什物定制應用
綠松石珊瑚寶石此在王公侯伯三品以上諸大臣

昭文章而尊瞻視無容簡樸乃轉相倣效習以成風者雖珊瑚寶石有禁而金銀雕飾未常少減也以軍裝而論盛頂有金銀之費甲釘有金銀之費以隨身而論刀帶有金銀之費撒袋有金銀之費以馬匹而論鞍鐙有金銀之費鞦轡踢胸有金銀之費以及零星之佩帶鑲飾之雜具無不有金銀之費夫此金銀天不能降地不遍出雖沉淵付火猶有復還之日而鏤鍍日久大都消耗磨滅化爲烏有矣通計天下之官弁軍民每歲之化爲烏有者不知其幾十萬也年

復一年金銀有限財暗消於無底人相亡於不覺國計有不益絀民生有不益貧也哉我國家定鼎爲億萬年有道之長宜爲億萬年長久之謀若積日累月不思樽惜此億萬年之中將何金銀以灌輸其間常消常磨又能使之常有不竭也事有言之似迂而慮之不可不遠者何以在昔錢鈔兼行變無用爲有用今反變有用爲無用所關非細故也若謂鏤一器鍍一物寧損幾何乃區區計及於此臣以爲一二入用之未見有損千萬人用之未必有益由京師而

畿甸由畿甸而各省遠近邊腹衆寡大小分用之有限合算之甚多天地間物力愛惜則有餘侈費則不足茲所糞土視之泥沙用之者原其由來皆民膏民脂所錙銖取之敲朴求之者也揮金旣輕點石無術勢必多行不義惟賄是聞上官則苛索下吏矣文官則朘削小民矣武官則扣減兵餉矣以至親友之告貸務欲充囊故舊之交游無非托鉢下而蠹役奸豪莫不枉法婪贓人恥清貧家逐濁富風俗人心尚忍言乎若是者非盡生而貪饕下愚不移者也夫抵世

多中材之人可以爲善可以爲惡惟趨乎時勢之所同然迫於濫費之不得不然故相率奔競如水之就下雖欲遏阻不可得耳向使人知樽節寡慾易足又何苦求贏餘爲篋笥中物也哉今之所宜亟講者無過節財而節財之本惟在我

皇上慎迺儉德以風示天下而尚儉莫先於定制如金銀並雕飾之屬應以何等宜用金何等宜用銀何等以下禁不許用金何等以下禁不許用銀畱有餘以還造化不必淘沙鑿山凡軍民不棄之財皆上下有

用之財也臣請睿裁勅部從長確議著為一定
之制違者以僭越論罪庶幾人心風俗可以還淳而
於國計民生不無攸賴矣用金百兩

邊海腹地推補水師陸弁疏

臣以浙省形勢而論近日海防為重如寧台溫三府
處處瀕海故水師與陸師自不相同陸師鎮將利在
馬水師鎮將利在船利於馬者權自我操雖百里之
遠奮俄頃之勇可以攬轡而止亦可以策鞭而至利
於船者不關人力而舟力大海風濤勢撼天地操舟
不靈則嫌其遲滯戢風不善則慮其傾側故驅陸人
於水上猶未操刀而使割也順風揚帆千里破浪非
有重巖壁壘可按圖而索考也水性不一去往無常

非如指山畫谷可聚米而形容也且淺深有時進止
有節疎密異用主客異形其間利害之辨難易之分
無一不當早計總貴乎得人而變通之誠得實心任
事之人選善識水性之卒嚴教練風帆之方則遇事
出洋剿必勝追必擒矣臣思閩海餘孽尚在逋誅防
禦追剿全賴舟師如水師鎮將遇有事故降調若照
缺推補或以才能堪用或以挨俸論陞苟非熟練水
師之人欲其統領戰艦往來波濤而色不攝顛風巨
浪之中操駕舟楫而目不眩倉皇忙迫之際此實難

矣臣請嗣後水師應補員缺合無叩懇

皇上 勅下部臣或於江省或於閩省或於粵省仍就
水師弁員中陞轉庶駕輕就熟得收實效也

懲貪去蠹疏

竊惟今日朘削民生皆吏爲之也引吏剝民又皆蠹爲之也今天下之蠹不一矣千章之木斧斤樵牧之所不能傷而蠹或摧之不見其傷有時而壞則蠹之爲害隱也有侵蝕錢糧之蠹有舞文弄法之蠹獨行賄過錢之蠹尤甚彼運其心計之才柔語甘言迎官意深情厚貌投官權慙慙不離左右奔走足供使令官墮術中授之以柄使得操其重輕某人殷富可以攫取

某事重大可以賄免暮夜之金蠹侵其半而官不及
十之五故害歸於蠹者少歸於官者多而利歸於官
者少歸於蠹者多則蠹之爲害不可不亟去也臣請
自今以後如州縣有過錢之蠹役耑責該管府廳訪
拿府廳有過錢之蠹役耑責該管守巡各道訪拿守
巡各道有過錢之蠹役耑責布按二司訪拿布政司
有過錢之蠹役耑責按察司訪拿按察司有過錢之
蠹役耑責布政司訪拿倘該管府廳司道互相容隱
遇有民間告發以及督撫別有訪拿其不行訪拿蠹

役之官與縱蠹行私之官一併題參如是蠹不作
奸官雖不肖必無官與百姓講錢之理蠹不過錢官
雖要取必無百姓與官送錢之理懲貪必先去蠹貪
雖不止蠹之一端去蠹亦懲貪之必不可少也

請定處分畫一以慎刑獄疏
竊為刑獄關生民性命失入恐不能以全無辜失出
又恐無以懲奸惡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者言
不忍以疑似之情而遽斷以重辟也案查刑部議覆
尚書臣龔鼎孳題為請寬失出以期平允事一疏內
議擬罪稍輕引律稍有未協遺漏過失等項將案內
查明非係果實徇私免其究叅即行改正可也奉有
依議之旨欽此仰見我

皇上好生之德如

天之仁薄海內外莫不樂觀刑期無刑之至化也邇來
慎重平反每年終將承問官審理過事件造冊 奏
報查按察司承問事件舛錯一二三次者罰俸三個
月至十三十四十五次者降一級調用二十次以上
者革職其承問推官舛錯一次者罰俸三個月四次
五次者降一級調用十次以上者革職通行遵照在
案惟是造冊處分之外又有隨事處分如一事舛錯
查取職名卽行降調似與年終造冊彙核之處分稍
有異同矣但查推官承問刑名乃其專責以專責之

官理專理之事猶有舛錯今員缺奉裁歸併知府凡
刑名錢穀與夫一切閭閻之疾苦地方之利弊莫不
惟知府是問卽片言折獄之才聰明過人民情雜沓
羣而伺之者僞計百出強而辯之者以假混真焚膏
繼晷尚恐推勘不能得情而况各項之錢糧督催帶
催叅罰並責於一身者乎如審理人命有毆殺與故
殺戲殺與悞殺謀死與逼死之不同審理盜賊有已
行而不得財與同行而不分贓造意之窩主與得贓
之窩主之不同審理詐贓有恐嚇與詐欺威勒與行

求之不同諸如此類苟非細心詳鞫設法推勘辯疑似於秋毫察情理於幾微不失之入卽失之出失出則奸宄漏網失入則無辜被罪是舛錯之叅罰不可不嚴也查年終造冊一事舛錯止議罰俸隨事處分一事舛錯竟至降調竊恐今日之知府事繁政劇旣慮違限之叅罰又懼舛錯之降調保無以深爲公以嚴爲明寧苛刻以自全勿矜疑以罹罪萬一相沿成弊律法失宜民命冤慘皆不可問矣臣愚以爲承問官凡審理事件倘或引擬不合仰懇

皇恩暫寬處分駁發別衙門覆勘若果原問官枉法有因徇縱有據卽嚴加議處倘止情罪未協招擬未當總於年終彙冊處分則承問各官無隨事降處之慮必能收平反之效以仰副

皇上欽恤慎刑之至意也

守令叠更疏必發難竊惟國用出于民賦方今軍需浩繁經徵則責之知縣督徵則責之知府是知府知縣催徵錢糧惟今日第一責任考成全完擢陞有階徵收不及叅罰不免凡奮志功名之吏與黽勉精神之官誰不爭自濯磨獨是所歷之府縣稍有不同有地方富庶丁口全額不缺田地全熟不荒前官清釐有序後官接徵若易者亦有地方凋殘丁口額數不全田地荒熟不一加以前官之那借歷年未楚胥役之侵欺產盡人亡

卽有能幹之吏拮据催辦苦心徵輸或因督催刻不容緩以見徵之錢糧湊喫緊之協餉或因兵餉立追難待以見徵之條銀給拖欠之兵食俾前官之欠者反完後官之完者反欠往往不少浙省素稱財賦之區部選守令各官豈盡不以功名自愛豈盡不以考成上緊甘心叅罰好意降革哉此其中有難有易有推心民瘼民方戴之爲父母逃者漸歸荒者漸闢錢糧方有頭緒地方方有起色忽被叅罰不得久任以竟其設施者有留心錢穀吏方畏之如神明見利必

輿聞害必除催徵方有法則剔釐方有能聲忽被叅罰不得久任以終其實效者如金華府知府孔邁同知傅鎮邦將有名無人遠年難追之漕欠一係任事七月一係署事兩月以承追十分未完革職萬不得已願將自己家產田園罄行變賣照數賠補本色米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三石三斗二升今雖叅後代墊而部選新官已有人矣又如温州府永嘉縣知縣王世顯未完康熙元年分棄遷鹽課銀四十四兩八錢四分以十分未完革職今雖叅後墊完而部選新官

已有人矣又如寧波府知府徐化民詳稱將人亡骨
朽十五年前之舊逋十五萬餘之漕欠責之徒追難
完之知府以承追十分未完革職有難嘿嘿于處此
者今雖曉曉分辯而部選新官已有人矣以上府縣
各官皆浙省一時精明強幹之吏百姓扳留士民遮
道臣雖明知賢能徒爲扼腕除已批行糧儲道確查
各官被叅始末情由另疏具題外類而推之各府
州縣一時降革者不可枚舉竊思舊官自聞革職之
報精神頓減以爲官旣革職一切協餉兵餉部寺各

項未完之錢糧呼應不靈里長花戶中有奸頑者皆
知革職之官不久離任應納不納應交不交以爲五
日京兆拖延以候新官吏書皂快相與玩愒因緣爲
奸視革職之官不日必去從中舞文從中弄法皆難
臆料復探新官入省分差迎接送舊接新僕僕道路
及新官蒞任非得數月半載未易周知百姓之利病
洞查錢糧之弊藪間有方知民風土俗方諳錢穀刑
名遇有必不能完之分數忽不及覺之叅罰坐席未
煖又被降革轉瞬未幾是今日之新官又爲將去之

舊官甚至錢糧交盤未明前日之舊官未去今日之
新官又來官視官爲傳舍民視官爲行臺旣不久任
又安望其能底績也不惟人材可惜則凡錢糧之牽
混不清催徵之完欠不明俱由此起且舊官得去新
官方來吏胥得以乘隙而作弊頑戶得以借口而拖
延臣所謂叅罰愈嚴催徵愈悞者此也但考成原有
定例臣何敢冒昧妄陳臣若懼罪不陳日見官吏數
易官不留心于民民不急公于官錢糧混淆地方疲
敝必無有已時臣愚以爲今後浙省遇有考成奉

旨降革之官合無叩懇 睿裁 勅部從長酌議或將
降革原官照舊帶罪督催其有凜遵 功令以身名
爲悚惕者准限叅後三個月催完果能隨叅隨完叅
後續完請 旨准與開復如叅後不完雖完逾限再
請 勅部另銓庶新舊無往返更易之煩地方收久
任底績之效矣

出風聲之效矣

節用銷兵疏

竊惟 國家財用無一不取諸民賦若所入不敷所出則不可不思所以節之耳近奉裁官減餉之

旨其爲度支計者至周且詳矣然裁官之俸工節省有限論錢糧之大勢其實耗於軍需者居多際茲邊腹寧謐正脫劔包戈時也則今日借箸而籌仰屋而計誠無踰於裁兵者矣然而裁兵之議有可得而詳言者因思同一人也方其爲兵則責之敢決輕生及其爲民又責之淳良分守二者難兼如土著之兵甫脫

營伍卽歸田廬編入保甲差易爲治卽有游手雄心
不事生業者尚可責成地方官之安插也若乃離鄉
遠戍結髮從伍無家可歸無親可倚求田問舍旣苦
無從佩犢帶牛亦素不習以不農不工不商不賈之
身求其忍耐饑寒不致挺而走險此實難矣是去一
兵恐生一賊也若全營盡裁使雲屯剽悍之夫散之
一旦倉徨之際地方安插豈能盡善是去兵愈多聚
賊愈衆又不可不爲之隱憂矣臣有說於此請卽裁
兵之意而酌以漸次之方見在各省營兵務畱精銳

盡汰老弱其有掛糧冒餉不時稽察叅處外如每歲
冊報有管收除在四柱計裁兵之最善者莫如於四
柱之中暫停新收如某省某營之兵應裁不必將全
營之兵一時全裁某省某鎮之兵應裁不必將全鎮
之兵一時全裁查各營兵丁逃亡事故詳報之後謂
之開除開除之後召募頂補謂之新收今請每年開
除項下停其頂補按日扣除造入截曠冊內但聽每
年開除停每年新收開除若干卽算裁兵若干如是
營制尚存汛守如故然後酌量某營可以裁併卽將

某營應裁之兵撥補通省經制缺額之內零星而裁
合算而併俟應裁之數開除已足然後仍復其管收
除在之舊是無裁兵之名而有節餉之實矣以一省
而論每歲開除約二千名爲率歲可省餉約三萬餘
兩歲可省米約六千餘石蓋開除懸缺旣無佔籍頂
補之人逃亡事故又無跋扈爲非之虞同一減兵裕
餉也而計出萬全無驅兵爲賊猶煩善後之慮臣所
謂去之宜漸而期於久安者此也然則銷無用之兵
節有用之餉兵餉旣減又何患 國用之不足哉至

於險隘邊防兵難頓減仍應照舊足額者又當別論
非微臣所敢妄議也

臣等竊惟論定後官者
 盛代重用人之選因才器使者
 哲王弘任事之功誠以天下之民擇吏而治之為至
 要矣臣以為安民莫先于察吏而察吏之中必擇其
 緊要者慎選以專責成則庶績咸熙所謂舉其綱而
 目自理也論地方緊要之官則布按兩司與知府為
 最布政司一官職專錢穀一省之民賦係焉一省之
 兵餉係焉一省官吏之臧否係焉一切見徵帶徵本
 色折色存留起解收放出納稽縣官之勤惰核里畝

慎簡藩臬郡守疏

竊惟論定後官者
 盛代重用人之選因才器使者
 哲王弘任事之功誠以天下之民擇吏而治之為至
 要矣臣以為安民莫先于察吏而察吏之中必擇其
 緊要者慎選以專責成則庶績咸熙所謂舉其綱而
 目自理也論地方緊要之官則布按兩司與知府為
 最布政司一官職專錢穀一省之民賦係焉一省之
 兵餉係焉一省官吏之臧否係焉一切見徵帶徵本
 色折色存留起解收放出納稽縣官之勤惰核里畝

之荒熟無不惟布政司是問果布政司得人精心錢穀則稽核必嚴稽核嚴則府縣自無科派侵那之弊然而膺是任者最難冊籍文移多至充棟銖兩毫忽間不容髮苟非心細才長當紛紜繁劇之任蠹吏或乘機作弊猾胥或夤緣爲奸將使錢糧之完者作欠欠者作完有司之叅者不欠欠者不叅鮮不紊如亂絲矣如此緊要之官若挨次推陞不問其才品器識又安望其澄清屬吏禁絕宿弊也臣以爲

皇上籌裕國之本則慎選布政司爲要每遇缺出許

在內大臣舉其聲望才能留心國計民瘼之官以備

皇上簡擇此官得人則一省之錢穀清矣刑名動關民命按察司一官爲獄訟之紀綱必使國無不平之法民無覆盆之冤平反允當出入生死莫不以按察司視準近年以來偶爾失入者不任咎偶爾失出者必罹罪往往招擬不確輕重失宐上勞

皇上之清問下費群臣之條對凡有一事舛錯卽行降調法至嚴矣但執法之官不比他職若挨次推陞非

有精明強健之材而濟以潔白無私之守雖動于叅處官多罷斥而讞法亦何時得當也臣以爲

皇上勤省刑之典則慎選按察司爲重每遇缺出許在內大臣舉其聲望才能留心國典民命之官以備皇上簡擇此官得人則一省之刑名清矣至于知府尤一郡民生國計之專寄也其于州縣各官耳目至近凡州縣有下情不能上達知府可以轉達督撫有政令不能下及知府可以轉及以錢穀而論徵輸全額有易知單矣使知府秉公嚴察公務之餘出其不

意取其縣糧里而問之呼某縣花戶而問之則州縣敢私派乎不敢私派乎收納細數有月單矣使知府留心釐剔不時稽算勤加綜核某縣報多而解少某縣報收而不解則官吏敢侵那乎不敢侵那乎如是不必差人訪有司之徵派也而徵派之公私瞭如指掌不必下縣課有司之完欠也而完欠之多寡了然心目官無橫徵暴斂之弊民無堂高簾遠之嗟豈非一府得人群州縣而皆效法也哉查各省大郡知府事務殷繁國賦尤重必挨序推補恐器小任重易

至覆轍臣以爲宜復行保舉知府之法俾在內大臣各舉所知天下未有知府得人而州縣各屬不爭相砥礪者如此而藩臬郡守各得其人則一官獲一官之益百官凜一官之心理財賦而厚民生庶著實效也

吏治清濁疏

臣惟天以其民託之君君以其民託之吏民有困仰天而訴之則高籲君而訴之則遠呼吏而訴之則卑且近故吏者民所恃以蘇其困者也吏治之清濁民生之安危繫焉過流之害者必澄其源懲後之弊者宜慎其始小廉本於大法大不法者小不廉臣等身係大吏撫躬省心敢不痛自刻責痛自砥礪以爲僚屬先無如大法之外今日之吏猶有不得貪者其弊二相習成貪者其弊一臣請詳言之

夫吏未服官之時多從寒素出身幸而得階一命或
製辦衣馬以壯觀瞻或聘取幕客以供筆札或募帶
丁壯以充使令要皆按地之遠近缺之美惡重利揭
借及抵任後債主索償計母算子有一兩年不能完
其本終一任不能清其帳者則初仕之始不得不貪
者如此迨入官之後親戚聞風而遠來朋友聞風而
疊至苟或一面之識皆有羨慕之心但有瓜葛之誼
便萌抽豐之想甚至路當孔道過賓遊客歲無虛月
下程書帕相沿成風將那庫帑以應之而那庫不敢

將出俸薪以贈之而俸薪不足則既仕之後不得不
貪者又如此吏蒞官未深澹泊自甘者固有相習日
久或聲色薰其心紛華動其念不以官爲勞心憂民
之官而以官爲榮身肥家之官宴會酬酢率以爲常
則蒞官之久相習成貪者又如此小廉固責大法矣
而大法之外又有此數弊焉去此數弊如筮仕之初
務減濫費不費則不借不借則不償入官以後務絕
交遊不交則不用不用則不取居官如居鄉務遠玩
好不好則不奢不奢則不賄如是官貧薄而後民富

厚官窮苦而後民安樂理有固然無足疑者雖懲貪之法尚責督撫表率原不及此數事然此數事亦戒貪者不可不講耳臣請嚴始進之浮費初選誇張者在內聽科道指叅禁歷官之濫觴博結知交者在外責督撫糾劾統乞勅下部臣確議處分著爲條例嚴行申飭庶法令一新人心頓悚亦可以少佐懲貪者之所不及也

請崇節儉疏

臣聞古人有云奢侈之害甚于天災臣是以惕然于奢侈之不可爲訓也天地雖有自然之財如百穀出自田野必待耕耨而後成百貨產自山澤必待採捕而後積以及工賈雜作易米而食代薪而炊無一不煩經營勤苦而後得財之生也如此其難若用之如泥沙可乎不可乎竊見邇來風俗奢侈一衣服也極其華美庶人僭比公卿僕隸亦衣紬帛亦曾念女紅機匠風雨寒暑中一絲一縷之苦心也一飲食也極

其珍錯果肴非異品食物非滿案不敢會賓客亦曾
念漁人牧豎寒江蔓草中餐風宿露之辛勤也一器
具也極其精工不有奇技淫巧古董玩好人爭以爲
鄙淺亦曾念竹頭木屑百工拮据手足而成之者也
一屋壁也極其精美不論貴賤不分崇卑非裝飾過
分人恥以爲簡陋亦曾念破廟荒簷有臥雪眠霜而
風雨莫蔽者以及婚必稱貸而求勝嫁必罄囊而
粧奩葬竭中人之產傾土農之資而不足閭閻之侈
靡無處不盛百姓之財力無日不消是以庶民尚此

居鄉必盜士紳尚此居官必賄此民習之所以日壞
官之所以日貪率皆奢侈之故耳若不早爲挽回拯
救則濫觴不已物力竭而凋敝乘之彼愚民何知俟
其窮困而議樽節晚矣臣從民習起見敢請

皇上嚴勅內外大小文武臣工省身約已一切物力人
事去奢尚簡以節儉爲愚民表帥併諭天下百姓力
敦樸素之風不得絲毫越分奢侈凡器用服色悉照
原頒等制違者按律治罪誠如此行之則人人有爲
天地愛財之心而財益足將見家殷戶洽休臻畢集

而民風 國本培養萬年矣

風俗淳樸 敦古遺賢 崇獎端淑 此皆之限 人人存心

齊對素之風 不尚綺縠 全奢於其器用 雖也

車去奢尚儉 以清劍氣 愚且未備 備天

士猶懷內伏 大小文苑 均工 澤也 隆乎

其欲用而美 隆乎 隆乎 隆乎 隆乎

隆乎 隆乎 隆乎 隆乎 隆乎

隆乎 隆乎 隆乎 隆乎 隆乎

投誠安插疏
竊照海澨餘孽仰慕

皇上洪恩或全踪率眾向化或零星攜眷請誠日漸接踵而至矣臣于康熙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題為投

誠授銜官弁請補內地員缺仰祈睿鑒勅部

議覆事一疏部覆查照康熙元年正月欽奉上諭

將福建廣東雲南三省投誠官先用臣部題明將三

省投誠官用完之日將各省投誠官仍照舊例均用

俱經奉旨通行在案今該督復行題請前來無

義
三

容另議奉有依議之。旨欽遵在案竊思部覆既有成例臣曷敢再爲瀆陳但臣身任邊疆目擊情形不得不再陳于
皇上之前如投誠授銜員弁久在臣標效用者蒙恩予以銜俸微臣撥以房屋食其食居其居勿庸他計矣至新附之衆前後相繼而至者皆曰願在督標效用既願在臣標效用臣不得不聽從其便惟是此輩以赤貧之身或見帶父母妻子同來或尋獲父母妻子完聚少則七八口多則十餘口數十口之不等臣

必先給房屋臣卽就房屋論之查杭州省城百姓逐末者多一切房舍多係貿易舖店卽有空隙久已查撥殆盡若思構造數椽工料無出錢糧莫措此無米之炊萬萬不能若不撥給房屋而遠來之人星居露宿將有嘆棲身而無地者臣固無法以處此也借民房而百姓無居構新室而錢糧無出不借不構而投誠之人又多失所此安插房屋一事之難蓋如此再如安插之初煙竈床榻日用薪米一無所有荷蒙皇恩給以銜俸優養不爲不厚然此銜俸以之贍一身

則有餘贍父母妻子家口則又不足尤恐投誠之衆
賢愚不等且乍就繩墨萬一居處弗安衣食罔繼小
則生事壞法大則爲非走險深虞莫測故臣不得不
亟思疏通一著也伏祈
皇上垂念浙地亦係邊疆邇來投誠之衆愈于別省合
無八俯照福建廣東雲南三省一例均用卽以先用
員弁之房舍安置後來之員弁俾從前之舊員進身
有期得免壅滯而向後之新弁棲址有賴並不致失
所矣

存留寓以柔遠人恤廢官疏以之大憊而之
竊念盛古之世有分土無分民生民之數有土著有
寄籍王者招携懷遠客至如歸或以遊宦世其子孫
或以餬口浮家外郡由來久矣

皇上加意遠人恩澤尤厚責令所在地方官行催大小
流宦各回本籍既可省其萍踪之苦復得遂其首丘
之心在各官應感激之不暇臣何敢復有控陳但念
流寓各官其中久暫不同時有餘不足每異勢客居
不久而行筭尚裕者何日無故土之思朝聞命而

夕起行固忻然從事之恐後矣惟是浮家已久者飄零異地安得不爲資生之策僦屋有資租田有資男女婚姻有資且死喪廬墓有資在平日拮据心力而爲安身之計者原度其勢萬不能歸遂買田宅而輸官稅意圖附寄寓之籍以老其天年一旦檄令遄歸遠則萬里近則數千里最少亦二三千平日常蓄積之具既已耗之田屋婚姻廬墓矣猛圖拆變而以屋還之業主誰能遽應以田鬻之士著百端推阻費日損月減價浼求曾所償之幾何而以之充搬運之費

供萬里數千里之用其幸免於道殣客死者曾幾人也且寄籍婚姻而妻爲母哭女爲父哭隣舍有不忍聞者至于父母骨肉塋墓多年扶櫬無資奉櫛甚慘此種流寓苦情臣又不敢不備述之天聽除旗下

官員照例歸旗外臣請

皇上軫念寄寓諸臣停其回籍所有丁口田土已附版圖者照依本地輸納錢糧外至於本官情願歸里者聽其自便庶貧富行止各得其所而無他僑失業之苦矣

雖其日對無貧富計其地而無其地
國皆與本此神機地雖於至然本
上便念資高其里其回德德其
官員既開誠感其
遊歷其富其地又不煩不辭
國皆與本此神機地雖於至然本
上便念資高其里其回德德其
官員既開誠感其

寬小膏以勵後效疏

古今最難得者賢才

上天至愛惜者人品在

尤多求舊之恩今

皇上銳意治安期與真才異能共圖上理而又慮人才

輻輳選授抒遲當此人浮于官之時臣何敢復持寬

于用人之論但思馬必服遠而信其力士必入官而

徵其才求居官之寔效于寸長未試之人則敷奏為

難畀前官以重任于一蹶再展之日則收功最易日

今官方之內豈少精明廉幹之材而或因公呈誤或
小過罷斥以致廢錮終身抑鬱而老者比比矣以外
吏論之職司錢穀者非不勤于撫字而見徵之賦額
全完帶徵之叅革忽及薄于論功而嚴于論罪可惜
也職司刑名者非不留意平反而甘心失入者不任
咎無心失出者必罹罪略其大案而繩以小誤可惜
也職司捕盜者非不盡心搜緝而詰捕之成勞未嘗
紀功一盜之疎虞先已妨職沒其成功而計其小疵
可惜也諸如各項職官中士庶百姓亦有稱其廉幹

精明者而爲地方受過爲偶誤去官不能悉數惟是
一才一能皆上天所賦畀爲 國家輔治之資卽郎
官亦上應列宿而偶以一節悞其終身在一官之困
阨抑鬱而揆之天心愛惜人才之意寔有舍置不得
者當何如愀然動念也外吏如此更進推之

皇上輦轂之下大小臣工數年以來寧無因公註誤小
過罷斥者乎伏念天之生才如地之產木棟梁幹石
之姿每以風霜摧折而成其大用蓋求真才于棄才
之內其報主愛國之心尤倍于尋常萬萬也 臣懇

皇上勅部將內外大小臣工分別註誤緣由其中果有
才能可錄者仍行甄用庶葑菲亦邀可採之恩而溝
壑不致淪落之感矣

皇上欽恤深心惟恐一有未當失之輕重出入而天下
確勘者無非
擬議未合或情罪未當致煩部駁叅罰復奉
身訊問其于刑名益詳且慎矣惟是獄成
奏讞或
刑名關係生民之性命一出入生死攸分我
世祖皇帝刊定大清律典幾刑措之風以昭
祖宗好生之德甚盛心也
皇上御極以來恩赦弘頒凡遇事有關係務令督撫親
身訊問其于刑名益詳且慎矣惟是獄成
奏讞或
擬議未合或情罪未當致煩部駁叅罰復奉
身訊問其于刑名益詳且慎矣惟是獄成
奏讞或
刑名關係生民之性命一出入生死攸分我
世祖皇帝刊定大清律典幾刑措之風以昭
祖宗好生之德甚盛心也

慎刑為彌災要務疏

刑名關係生民之性命一出入生死攸分我

世祖皇帝刊定大清律典幾刑措之風以昭

祖宗好生之德甚盛心也

皇上御極以來恩赦弘頒凡遇事有關係務令督撫親

身訊問其于刑名益詳且慎矣惟是獄成

擬議未合或情罪未當致煩部駁叅罰復奉

確勘者無非

皇上欽恤深心惟恐一有未當失之輕重出入而天下

遂有寃民矣乃問刑各官以爲 奏報大獄一經部
駁必于叅處失入者得罪輕失出者得罪重相率以
刻爲明以深爲公視己之功名重視人之性命輕蓋
欲保自己之功名不遑問他人之性命甚至寧入他
人之性命必不肯碍自己之功名以輕案而擬重案
以疑獄而成信獄前招已定後招不敢更易恐蹈自
翻自案之罪也前官問定後官不肯改擬恐招彼非
此是之嫌也他如刁棍健訟借端肆害經年累月牽
連多人問官慮召保之疑有情賄也不論人數多寡

一槩送禁者有之慮押保之恐有疎脫也不論情事
虛寔一槩寄監者有之一犯未齊不得審結一証不
到不得了案監禁日久豈無因凍餒而斃命遭疫癘
以喪身者乎若非清剛之吏澄志滌慮其于剖事決
獄之間耐煩推詳一行至公則刑獄之鮮不失其平
也然皆諸臣畏罪遠罰遂不覺漸流于刻核之弊今
皇上感異星復見命內外各官各抒所見明白陳 奏
臣愚以爲 天心仁愛惟好生之德足以格之則無
如刑名一事矣自今以往 臣請

皇上勅各省諸臣凡刑名一事務令悉心推勘無所顧慮倘或引擬不合叩懇

皇仁暫寬叅罰督臣引擬不合者駁令撫臣持公覆勘撫臣引擬不合者駁令督臣持公覆勘若果承問官徇縱有據然后顯加斥譴有能詳明律法平反得宜者

皇上特示褒嘉則諸臣益鼓舞激勸力求允宜而天下之被生全者不可勝計矣臣更有請者逋賊人犯家產盡絕奉有俞旨將本犯入官伏念此等家產盡

絕之犯追贓無出比責多年有血肉淋漓而僅存皮骨者有孤獨病老而漸致垂危者既不堪于驅使亦無裨于耕鑿起解之後非歿於道路卽形同鬼蜮國家庸此朽骨殘喘何益也伏乞

皇恩一併勅部仍照往例家產盡絕人犯免其入官庶好生之德洽于寰宇而天心垂鑒嘉氣并臻矣

以生之壽合于寰宇而天以垂鑒最爲其難式
且志一於世皆以照世而求其盡雖人亦與其人有其
國事則出外皆其謝而益出於了

收人才以培 國本疏

臣思 國家肇興必由于作人 王政開先務期于
得士蓋

天生人才原以供一代之用凡小民中有才幹心思者
古先聖王必取而養之學校課其德藝貢之于

大廷此其意豈僅爲一人計功名哉誠以人生而有才
幹心思者參之以功名則念有所歸擲之于放棄閑
散之地而外爲閭里所譏誚內爲譏寒所困逼求其
不窮而走險者難矣乃知功名一途所以伸天下之

士氣正以柔天下之士心也臣極知

皇上廓清仕路深慮官方壅滯士類充塞故有嚴于取士之功令大縣一十五名中縣一十三名小縣七名此真拔尤選雋寧簡無濫甚之盛典也但念前此取士之額甚廣三年之內一歲一科而兩校之爲期最密故盡人皆踴躍於功名之路而毋跡弛泛駕之憂目今額數既少三年一試爲期復遠天下極大之縣生民不止數十萬小縣亦有數萬中間有才幹心思者寧止十五人七八人乎毋怪乎爲躍冶之民小

之舞文健訟大之窩盜蓄奸日復一日有漸不可問者矣臣愚以爲取士之額關一人之功名小關天下之人心大敢請

皇上從治平起見勅部議增取士額數庶闢門之典廣而風動之休集語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殆謂是歟抑臣更有請焉我朝養士數十年培植深厚前議恩拔貢士雖經停止復奉俞旨准用皆出

皇上憐才至意然其中尤有可憐者莫如歲貢耗一生之精血而不能升之司馬以致老死牖戶者不無其

人臣查歲貢一途緣係廩生挨貢由童稚以至皓首
歷試不能上達得遇一貢以完生平之願今若一槩
停止不獨老生抱向隅之嘆而後進無寸步之階臣
懇

皇上鴻慈 俯准照舊挨貢按年歲薦以鼓舞于功名
之途不則 准予遙授虛名頂帶亦少可以慰寒臆
之苦矣至于欠糧黜生革懲已久查明糧已全完許
以自新俾之降等附考此尤

皇上如天之度愛養人才收拾人心之大本也

請停丈量以蘇困裕課疏

案查科臣碩穆科題爲清查各省之地以除積弊事
內開請 勅各撫嚴行確查限二年內題報之日請
旨再差廉幹官員清查等因奉有 俞旨
在案康熙二
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前撫臣朱 會臣具題或照

部覆止將戶口地畝冊結查報或照科疏暨行清丈
請 勅部臣查議復經部覆應履畝清丈依限題報
在案又查科臣楊雍建題爲請停丈量以甦民困以
培國本事一疏奉

旨丈量田地如有情弊照定例治罪楊雍建所奏欲停止丈量田地不合不准行該部知道欽此臣思清查地畝俾豪右不敢欺隱愚懦得免洒賠寔所以裕國計而遂民生也但事有易行難行之不同如浙江一省半係山區半係水澤自奉

旨清丈以來所屬七十六州縣一十四衛所檄催兩載至今無一處報完是以撫臣蔣會于康熙四年二月初六日又經具題請

旨勅部展限一年在案伏思丈量之行原限二年題報

今限期已滿卽再展一年亦不能如期題報臣將操弓之難與握算造冊之難爲

皇上陳之查浙西多水浙東多山近水者水涸成田水溢成渚支港滌折浸沒不常依山者壘石爲田高崖深谷不等方圓斜曲不一有越數嶺而成一坵歷數段而成一畝者甚至一畝分爲數號按弓積步窮一日之力尚不足以完四五十號之多縣官不親臨則耳目不到恐有欺匿縣官必親臨則踏勘雖周催科必緩且施弓丈量一家起弓前後左右十數家環堵

而觀挨里守候半誤農業至尺壤寸土稽核必周以釐合分以分合畝以里合圖以圖合都絲毫錯算又復重丈更有積荒田畝滿日蒿萊疆界盡沒雖一望彌野無有業戶此操弓之所以難也至一畝之內必設弓手以操弓必設算手以折算必設號長以查號一役不齊一畝難以舉弓一號不齊各號難以挨丈苟毫厘之或失皆公私之有累醇樸之民不敢任弓算之責至安心供役者又安能不煩廩給而枵腹從事乎雖印官供應有禁各役差催有禁雜費有禁而

必不可無者弓手也有弓手必有弓手之費必不可無者算手也有算手必有算手之費必不可無者號長也有號長必有號長之費甚至偏僻小邑雖有弓手號長而無算手者不得不計田派費重價僱募此握算之所以又難也又挨號繪圖積弓成畝填註號段開載業戶一甲之冊盈凡一縣之冊數百萬頁其間紙張筆墨有費僱人繕寫有費倩人磨對有費舛錯重造有費由縣解府由府解司等而上之其費不已計畝所出是一歲而田再賦也此造冊與操弓握

算之無一不難也臣愚以爲全浙各縣田地有正供不虧原額不缺者田不缺額課有常供卽丈亦與不丈同間有荒殘縣分歷逋租稅無人可問必仍責守令勸諭開墾成熟之後方可起科若有豪強以熟作荒飛詭隱匿許令自首免究如被傍人出首照律治罪仍追錢糧如此立法清查事簡而效廣卽不丈亦與丈同方今軍需浩繁徵輸難緩間閭小民止此物力寬一分民力卽可完一分國課省一分雜費卽可完一分正供雖丈量之事行之有年臣言已晚但浙

地山水叅半三時務農較別省之平原曠野春冬皆可按籍而履畝者不同所以南北異形難易殊勢有萬難比例而速成者與其展限難完何如暫且停止節養民財課完正賦之爲愈也臣凜遵上諭痛自懲艾又安敢坐視民困以自蹈瞻顧因循之罪哉

墾荒裕課疏

題爲備陳墾荒之要法用收裕課之實效事竊以

國家之財賦全賴農功百姓之輸將必資地寶是必野
無曠土而後官無逋租今各省田地荒蕪所在皆有
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游食之民未
盡歸農而謂財由以生且別圖所以生坐使造物之
精華美利長委諸草莽豈不重可惜哉近日爲開荒
屯田之說者亦旣詳且盡矣以臣外吏耳目聞見之
所及度人情物理之必至言之而必可行行之而必

踐其言者臣不揣愚陋謹冒昧詳陳之如從前荒稅仰荷恩蠲計賦入之虧額固已無筭故荒除則病在國荒不除則病在民然而荒熟之間亦難言矣嘗聞始初報荒之官不得其人或爲里書欺蔽或爲奸胥朦溷以荒捏熟者有之或爲情吏糊塗或爲筭手遺忽以多報少者有之達部之後雖有前荒不敢補報雖有續荒不敢再報成數一定賦額難移往往前官因荒糧難徵而去後官因荒糧難徵而去官官降革流害無已遺累不休雖有才智莫可如何又從

前所報開墾者未必盡真不過仍于熟畝科派充數名爲開荒其實包荒而荒卒未之開所以興屯之舉加級之獎前此奉行究無成效耳臣准部咨爲蠲所當蠲等事內開如有未墾荒地捏報開墾之官降調革職其虛捏地畝無徵錢糧相應除豁等因奉

旨欽遵在案今欲實著開荒之效必徹底清查凡從前已報之荒並從來失于未報之荒毫無隱漏然後始可按荒而實墾焉至開墾有效有无效又不可不詳論也今之爲墾荒之說者不過招流移給牛種而已

竊恐積荒之區無室家井廬之可依無村落烟火之相望荆棘草萊誅鋤芟柞百倍尋常自非強有力而遲之歲月不能望其有成若流移既無安土重遷堅其志又無親戚坟墓繫其身就令官給牛種此外廬舍器具食用煙竈牀榻何從措辦鮮不畏難而旋走耳且所需牛種將動支公帑乎則普天率土應開荒處所至廣矣當此軍需告匱之時談何容易將官司自行設處乎在廉吏有心無力事與願違或間有之未可多得若庸庸碌碌盡行此度外事甚且

借端滋擾焉是皆塗羹塵飯言之無裨于行無怪乎因循粉飾有開荒之名而無開荒之實也臣愚以爲凡州縣衛所實有荒田若干可令見管熟田人戶照畝帶墾如熟田十畝者帶墾五分百畝者帶墾五畝千畝者帶墾五十畝其餘零星多寡以是爲準賈彼牛力之餘勇籽種之餘粒甚易易耳所慮者纔闢荒蕪便徵逋稅收成未卜追呼在前以及有主之荒憚于慮始樂于觀成昔棄石田今爭沃產也則必遵照定例三年起科無論有主給與印照永遠管業從前

積逋復不許牽累則人心未有不踴躍樂從者有司
信能力行有效無悞考成當量加優擢以示鼓勵比
及交代將任內每年墾過荒田已未起科若干造送
後官照冊逐畝勘驗無異出具印結如有不實聽後
官詳揭糾叅如是則虛報之弊無矣或謂荒熟相間
者固不可就近兼墾若乃道里遼濶高下不同原隰
不齊去近就遠顧此失彼豈能舍己之田而耘人之
田乎于此有通變之法焉凡田地少者資力無多自
難遠近兼顧其田地多者本業必大卽不阡陌相連

亦必庄非一所耕種之人不盡主伯亞旅也度其中
田之廬轉移執事之衆牛種器具工食之需俱可不
移時而備開墾之後旣無包荒之累抑且永爲己業
目前勞費較之用價置買亦極廉耳而又有急公趨
事之名亦何憚而不爲歟如是不必另招流移而失
業無歸之民靡不爭附有力之家矣不必另募佃戶
而舉鋤傭工之人莫不願出人力而樂與牛種之家
分闢矣此所謂開墾之實效也如此漸次開墾卽漸
次起科將見野無不生之土土無不納之賦生財根

本孰有踰于此者哉

撫字催科疏

今天下民生之利病亦多端矣臣謹就催科得其法
百姓受無窮之利不得其法百姓受無窮之害者詳
言之夫徵糧之法至不一矣苟能寓撫字於催科雖
三徵並舉而百姓亦受其福是故加意百姓之有司
必於催科致其慇懃加意有司之督撫亦必於催科
試其賢能蓋催科不擾其餘可知也抑催科不擾其
餘亦可不問也邇來催科無法其弊有八惡勞喜逸
不親簿書一也假手戶書任其作奸二也止核里欠

不稽戶欠臨比不清移甲爲乙三也里立圖差責以
催辦入鄉咆哮坐索酒食欠者貢金完者代比四也
一月六卯限勤期迫四鄉之民僕僕道路公私咸誤
五也見徵帶徵並日而比民無適從兩皆拖欠六也
軍需不可緩也而開徵數溢于軍需協餉不可緩也
而追比則過倍于協餉起存宜有先後之分也而催
徵則無分于起存七也箠楚列于堂下拶夾並於一
刻小民畏一時之刑有重利稱貸減價變產而不顧
者雖明知剜肉醫瘡且救目前不暇計歿八也八弊

之外又有坐管經承之費有坐差摘追之費有奔走
赴比之費有守候應比之費有展限寬比之費有倩
人代比之費小民止有此膏血多一分使費必少一
分交納坐此積弊糧終不免而民日以困不特民困
官亦受累然則催科非以病民而以催科病民者不
得其人與法也今誠欲得其人與法而行之媮惰當
戒戴星而作秉燭而息事事精察戶戶詳細此以勤
補拙之法可行也奸弊可剔流水紅簿必出親手張
欠李欠完多完少毫忽經心此不假手混徵之法可

行也里有總數之欠戶有撒數之欠若止稽里欠不
及頑戶則懼比代完者身任其事而拖延不交者轉
在局外矣臨比分別洞若觀火此澄清完欠之法可
行也官之精神有限役之機變無窮臨比之時按簿
而稽如圖差催欠多者赴比必無受賄之私催欠少
者應卯必有賣放之弊此禁絕大戶躲避之法可行
也民無多力比數太多則一時交納不起比限太勤
則日日奔馳不遑寧減卯而寬比勿濫比而增卯此
留餘力與民之法可行也民無多積今日完見徵必

不能又完帶徵今日完帶徵必不能又完見徵分限
而比先比見徵後比帶徵此用一緩二之法可行也
本省軍需要緊隣省協餉要緊解部項下要緊約數
先徵俸薪可緩且緩工食可緩且緩大凡存留可緩
且緩先其急而後其緩此分別先後之法可行也急
公好義人情大抵皆然誰肯甘心逋糧忍辱受比爲
有司者止以箠楚爲能幹而箠楚之外一無設法止
以拶比夾比爲長才而拶夾之外毫無鼓舞民安得
不重利借債減價賣產者乎錢糧固完也而地方則

壞矣聞廉有司比糧禁革火耗月吉之日集士民而約之曰但能交完正賦切勿再添耗羨天平不敢欺天法馬不敢違法人未有不爭先交納者矣又聞良有司比糧禁絕差擾城有歇保則禁之鄉有坐催則禁之定期徵比去其差擾凡一酒一飯無不爲閭里節省人未有不交納恐後者矣又聞賢有司比糧不動聲色遇良里殷戶依期交納以花紅鼓樂送出縣堂人皆欣悅惟恐輸將不及者矣遇紳士大戶方開比期盡數先交或給以扁額或予以獎勵相率而傳

惟恐趨納不勇者矣遇窮民小戶有穀帛而無售主有雞豚而無市販或代爲設法或曲示變交田父村叟感而流涕因而相勸而全完者矣此又催科而兼撫字之法可行也夫徵糧之能存乎其人不在乎法然不得其人而依法行之亦得半之道也今日之爲有司者誠能酌此法行之又益之以精勤兼之以明察實徵冊籍俱立實在戶名以杜詭寄推卸之弊流水紅簿俱送本府印發以杜私換侵蝕之弊易知由單必遍散深山窮谷以杜濫派橫索之弊如是雖有

頑戶奸書無所用其蠹僞上裨國計下蘇民困豈非吏治之第一要務也哉雖臣等于浙屬見在立法通行然催徵得法之吏若不稍示勸勉則錢糧全完地方受福與錢糧雖完地方暗壞之有司又何所分別也伏懇宸衷垂察勅部酌議如有催科與撫字兼用百姓無追呼之擾者許督撫查明真正實據題請獎勵如是則督徵催徵之群吏留心國計者不敢不一併留心民瘼推廣

皇上嘉惠元元之盛心也

遷民積逋難追疏

竊惟近日浙省濱海之苦莫過於寧台溫三府之民其尤苦者又莫過於寧台溫三府遷移之民臣自蒞任來查遷民安插奉有嚴旨業經撫臣朱昌祚會同前督臣趙國祚料理安置已經題明在案臣恐安插之後有房屋者未必有衣食有荒田者未必有牛種復經嚴檄該道府縣加意調劑去後隨據三府各縣疊報遷民饑窘堪憐臣因會審逆案未能親往料理隨會商撫臣借動司庫銀兩分發賑濟於康熙

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具有遷民饑窘安插維艱等事
一疏隨經部覆相應請 勅該督撫作速安插如再
遲延累民指名題參等因在案今 臣巡歷所至初
入寧波境內但見遷移之民啼饑載道再至奉化象
山寧海台州黃巖大荆樂清温州一帶復覩遷移之
民渾身黃腫全體消長不定滿面黑垢一身枯瘦如
柴匍匐 臣前環泣訴苦或告饑窘或告瘟疫不日請
寬縣官追比積逋則曰但求有司不敲前欠

皇恩浩蕩尚欲酌給田地酌給房屋今界外熟田既已

遷棄界內荒田又無力開墾土上之生既絕有司不
遵安插得所之 旨日以從前積逋追呼不已熒熒
遷民非逃則亡況今天災流行十家九病十病九死
既病之民昏卧不起已死之民白骨何追 臣聞之不
勝憫惻見之不勝痛楚隨傳守令詢其所自則云節
年拖欠錢糧皆係撥定兵餉前官被參而去遺留接
管坐席未暖又被參罰及閱視官兵又皆環聚索餉
有稱司撥餉銀在縣縣官借口民欠不肯上緊追比
臣到一府歷一縣齊集士庶軍民細問從前積習如

遷民先日未遷之時屢遭餘孽劫掠自奉 旨遷移
立界民困有生獨是廬舍田地已經遷棄荷蒙

皇恩安插有依親朋爲命者有出力傭工度日者有手
藝生活以延旦夕者其餘或原以耕作爲生或原以
取魚爲生或原以煮海爲生雖暫居荒村或借棲古
刹苦無資生之計縱有荒田無有牛種無有器具加
之災病相侵一家病倒四五口五六口不等病者無
醫可延死者無蓆可掩借庇半厦朝不謀夕又安能
完從前之積逋也有司懼叅罰之必至不遑問遷民

之能完與否日事追比近則遍染瘟病死亡過半無
人可追終不免於叅罰若以此遷民難完之數必責
之帶徵之官無論才力庸常之吏必被叅罰卽精明
強幹之吏亦必被叅罰無論歲叅數官不能完卽日
叅數官亦不能完伏讀 上諭遷移人民著各該督
撫詳查酌給田地房屋務須親身料理安插得生使
小民盡沾實惠欽此仰見

皇恩遠及遷民者無不篤摯而周詳矣 臣等身任封疆
之責明知遷民積逋追比不出徒負安插得所之

上諭臣愚以為欲安插得所必先蠲積逋欲追積逋必安插不得其所二者不可得兼况遷民積逋多係撥給兵餉懸追無有著落不獨遷民失所並兵餉亦必耽悞矣臣查寧波府遷民逋欠順治十六年分起存正賦等銀共四千六百二十六兩七分二釐零米九百九十四石四斗九升九合零順治十七年分起存正賦等銀共六千五百七十四兩三錢二釐零米一千一百三石一斗八升八合零順治十八年分起存正賦等銀共八千七百八十三兩五錢七分九

釐零米二千五百七石五斗一升二合零又未完練餉銀五千七百八十六兩七錢一分零台州府遷民逋欠順治十六年分起存正賦等銀共四千四百七十九兩六錢六分七釐零米四百三十二石三斗七升八合零順治十七年分起存正賦等銀共二千二百七十三兩七錢五分五釐零米二百三十六石五斗二升零順治十八年分起存正賦等銀九千八百八十二兩一錢三分二釐零米四千三百四十五石九斗九升四合零又未完練餉銀一萬五百七十三

兩一錢八分四釐零温州府遷民逋欠順治十六年
分起存正賦等銀共五萬二千五百三十七兩九錢
八分一釐零米五千八百九十八石四升零順治十
七年分起存正賦等銀共四萬四千八百七兩五錢
五分零米五千五百七十四石七斗八升零順治十
八年分起存正賦等銀共五萬七百七十九兩四錢
二分七釐零米八千九百一十九石二斗四升九合
零又未完練餉銀九千一百七十八兩六錢九分四
釐案照臣於康熙二年正月初七日具有密陳邊兵

欠餉等事一案已經奉 旨清查見在造冊另疏題

覆又查四月內准戶禮兵工各部咨為欽奉 上諭

事一案九月三十日又准戶部咨為寬民力以裕賦

稅之源事一案清查各部順治十七年以前催徵不

得錢糧臣已見在嚴行清查而遷民之積逋臣又曷

敢再請然遷民積逋部寺錢糧有限而存留兵餉尤

多且十八年當遷棄之際逋欠原與他省不同臣身

在地方目擊民困未能含嘿合無叩懇

皇上大沛 洪恩 勅下部臣照數豁免如蒙 蠲免

遷民固不能完卽不蒙 蠲免遷民亦不能完 蠲免之外尤必行令各縣將所報荒田一面酌給仍請 皇恩量借牛種以爲開荒資本收成一年之後照數還 官庶可以安插得所矣不則雖有安插之名而無安 插之實竊恐逃竄者仍復逃竄死亡者仍復死亡卽 如部臣所議請 勅該督撫作速安插如再遲延累 民指名 題叅_臣等卽受叅處終難免於累民之罪 也

安置存留戰船疏

竊惟海上餘孽竄匿臺灣連年不敢猖狡飄竊于浙 閩之界者以浙閩沿海一帶有勦禦之戰船也夫治 海之不可無船猶治病之不可無藥今撤戰船悉入 內港絕交通之接濟杜汛防之通同此廟堂勝算微 _臣何敢妄叅一議惟是 _臣有封疆之責目擊地方情 形又不敢不謬出鄙見上聞者如戰船遠離海口盡 泊內港一旦有警不但風潮之順逆不一其間紆迴 轉折撐駕艱難一時不能應急必至坐失機宜且戰

船原因防海而留留船原因近海而泊况今南粵銅
山漸有賊鯨海澄奸民夤夜偷渡若不于海口緊隘
之所設兵船扼要其間是固堂奧而弛門戶又何以
外禦奔突內防私通乎臣鯁鯁過慮若以存留二分
戰船內選其輕便利捷者一半移泊附近海口以之
堵勦外寇追捕內奸不移時而咸有所備矣至于守
船必擇有父母妻子之兵統以心腹可托之將或一
季一換或半年一換俾晝夜枕戈輪流戍守如是陸
路有墩臺之專閩水路無罅隙之滲漏聯以犄角之

勢絕其薪汲之路死鳥孤懸則賊不殲而自窮矣但
撤船貯入內港出自廟謨臣未敢擅便應否更宜

安置統祈 睿鑒勅部確議請

旨裁定施行

議留戰船修理難緩疏

案准兵部密咨爲請 旨交明事內開一段如賊寇自海由江河直入應令該汛官兵卽乘駕抽貯江港船隻堵勦等因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 廟堂之勝算部臣之區畫亦旣詳且悉矣惟是 臣閱視閩海如左路鎮轄議留之戰船撤入福州之南臺內港潮汐淺泊泥水參半右路鎮轄議留之戰船撤入興化之涵頭內港潮來則有水潮退則淺閣奉裁水師提督原轄議留之戰船撤入漳州之浦頭內港潮水之消

長不一船身之乾潤不常舉目遠望非不巨艦連檣
及至登舟踏看皆已釘銹板裂推原其故蓋緣戰船
利于深水不利于淺水利于鹹水不利于淡水向來
停泊海口一遇生蟲卽以鹹水澆洗用火燻燻今移
入內港淡水淤泥燻洗不准開銷修艙難動錢糧篷
桅槓具俱飄敝于風雨之下梁頭壁傍皆乾燥于暴
日之中加以蟲蛀積纍日漸損壞將來變爲廢具勢
必難以駕駛矣且戰船原因防海而留今海洋漸有
賊船游移萬一餘孽揚帆由江河直入乘駕抽貯江

港之船槩係朽壞不堪之船軍機呼吸臨時無備將
何以制之此臣目擊各處停泊船隻及時小脩大脩
之萬難緩待也但物料艱繁工程浩大臣不敢不請
旨速勅部臣動支錢糧脩理若不及時脩理竊恐將來
貽悞海疆臣罪何辭至于需用錢糧必待估計而後
報部候核明而後動支往返濡滯日愈久而船愈壞
船愈壞而費愈多臣踏看撤留之船隻不修必朽爛
無用倘逆踪由江河直入用何勦堵臣身歷海疆日
夜籌畫合無懇乞

皇上念閩疆海防爲重或先勅部卽于本省地丁錢糧
內准動三萬兩行臣端委廉幹官員上緊董修如工
費不足再行請補完日核明報銷臣謹一併密疏具
題請

旨

廣界設兵修築臺寨疏

竊惟浙閩沿海居民自遷移之後荒地千里片瓦無
存萬頃綠疇變爲蒿萊荷蒙

皇恩軫念遷界窮民流離失所特遣都統臣濟寔等遍
歷沿海凡山川要地身親眼到應立臺寨應設官兵
業已相度形勢區畫明白一時邊海遷黎傳聞展界
安民扶老携幼無不歡呼拜舞矣惟是民耕種子內
必須兵防禦於外是安民必要設兵也明矣設兵必
須立墩臺以廣瞭望築城堡以固防衛造營房以蔽

風雨此皆必不可少之經營然經營之工費浩大臣不敢妄請公帑不敢妄役里民不敢循樂輸之名蹈加派之弊輾轉籌畫計無所施查文武各官捐修城垣營房原有紀錄之例有能急公捐修及額者容臣題請照例叙錄第捐脩之銀數有限臺寨之工費不貲計必得暫開援納貢監吏書事例夫援納之例原不强人以必爲而人間有歡忻恐後者以有功名之路也如目前賑饑修城三省督臣題請援納事例業蒙俞旨允行夫既可行之直隸山東亦可力

行之福建浙江如生員俊秀隨例納銀准貢入監仍許其各在本省就便鄉試殷富農民准其照例納銀役滿送部考試應納銀而聽其輸交本府就近動支修築但捐輸援納之銀緩不濟急或于閩省閩安等關銳銀浙省南關稅銀或浙閩兩省新減存留項下銀兩容臣暫先動支委官董造俟收有捐輸援納之銀照數抵補原動項款庶沿海臺寨營房或可望其速成也至於浙閩沿海地方延袤五千餘里處處築臺處處築寨工費浩繁將來事之能濟與否臣不敢

預先期必惟點金之術事難久待不得不謬陳末議
仰請 睿裁 臣隨都統臣濟寔等自廣東交界日行
百里歷漳泉興三府今方次福州府之閩安鎮理應
將浙閩巡閱完日具疏題 請切恐時日太久遲悞
修築事關邊防 臣謹密疏具題合無叩懇

皇恩勅部速賜議覆行令 臣等遵奉施行

披瀝久積至情疏

竊惟人臣之義公爾忘私靡盬之餘不遑將母 臣何
敢以烏鳥私情妄行陳 瀆惟 臣人子積久之至情
不得不披瀝於

皇上之前計順治十年十月內原任經略臣洪承疇

題 臣隨赴湖南隨於順治十一年四月內 題授長

沙巡道比時 臣母年六十三歲暫寄江寧生離之時

臣母携 臣抱頭痛哭以爲孤子遠去寡母如風燭草

霜從此一別夢想雖切重會何期不意順治十三年

二月二十一日臣母卒於寓次卧牀三月臨終垂危呼子不到口眼不閉淚痕滿面臣聞訃哀痛絕而復甦甦而復絕者數四伏念臣幼年喪父上無伯叔終鮮兄弟孤苦伶仃賴臣母鞠育教養依依膝下未嘗少離豈意生離告辭之日卽死別永訣之日終天抱恨無地自容隨詳經略臣題明守制間因軍前錢糧係臣先日經手復奉經略臣調赴長沙清算時值駐劄荊州大將軍開復辰州因軍需緊急經略臣於順治十四年二月內援例題補湖廣糧道嚴檄赴

任臣再四哀懇但得送母歸葬臣卽赴任無辭經略臣以轉運軍需爲重移咨湖廣督撫臣立催任事復調臣馳赴常德日夜僱運比時惟懼軍需之不前雖有私情不敢陳訴至順治十五年六月內蒙

世祖皇帝拔臣巡撫貴州欽此臣因思貴州新闢星馳赴任征兵雲集地方甫定苗民初服臣雖有告辭葬親之心懼違簡命而蹈規避臣母雖暴柩江寧不得不忍痛付之方擬大兵旣闕滇南貴州已稱腹裏臣得請邀恩例乞辭歸葬隨於順治十六年

正月內奉

世祖皇帝上諭拔臣總督雲貴欽此臣甫膺巡撫旋擢
總督天恩方隆捐糜難報况值邊疆初開正犬
馬殫心竭力之時敢以私情陳乞乎順治十六年十
一月蒞總督任此雲南軍需艱窘貴州土苗作祟臣
往還於雲貴兩省盤旋崎嶇以及攻圍馬乃行萬峰
之頂饑渴勞頓筋力雖不敢倦而精神已內傷矣正
擬援例請辭歸葬又於順治十八年九月內蒙
皇上調臣總督浙江竊以至情難以再待但浙海未靖

聞命之初不敢以此下情冒昧入告臣今蒞浙
將近二載一籌莫展寸長未効卽肝腦塗地難報

皇恩於萬一詎臣自本年六月二十日巡歷沿海後一
病不起初卧牀褥尚欲勉強閱十日粒米不沾滴水
不進半昏半醒危在旦夕臣死固不足惜因思臣母
未葬臣雖身入黃壤難以瞑目更思臣母不葬臣形
雖存臣心已死伏讀順治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上諭諭吏部父母之喪天下通義治喪守制人子至情
滿州原有守制之禮後因文武各官內外職任不同

始定限月治喪以後仍在衙門辦事私居持服之例
今思在內各官尚得躬親治喪在外各官不得回家
躬盡送終之禮揆諸子情殊爲未慊爾部詳查

太祖

太宗時舊例參酌時宜另行確議定例具奏務於職任
無妨子情克展以稱朕孝治天下之意特諭欽此欽
遵該部覆內開一段凡隨帶家眷出各省駐防之滿
州蒙古漢軍文官及在外出仕漢軍文官如遇父母
在任病故者應照題定例守制一月服滿卽出理事

仍私居持服盡三年喪禮如有隨帶家眷父母不曾
同去在京病故者准其離任回京以到日爲始守制
半年仍私居持服盡三年喪禮奉有依議之 旨欽

遵在案

臣

遼左監儒籍雖漢人卽照出仕漢軍文官

如遇父母不在任病故者亦得守制半年之例獨

臣

最爲可悲最爲可憐

臣

當年身在湖南

臣

母卒在江

寧相去三千餘里生不能侍養歿不能視殮疾病不
能奉湯藥旣未盡三年之喪復未守半年之制今停
柩九載再不能扶櫬入塋抔寸土以安母魄築半室

以側墓傍臣雖生猶死不孝之罪何所逃於

天地之間

皇上以孝治天下又何庸此不孝之子以爲將來作忠之臣也案查京官五年俸滿有准與遷葬之例卽總河臣朱之錫順治十七年亦曾有告假安葬之例臣謹比例陳情仰祈

天慈垂憐臣母九載未葬之下情俯從搬櫬歸葬原

籍臣得妥母靈於地下死生啣結倘此後有生之年皆圖報皇恩之日也

泣陳歸葬疏

奏爲母櫬久停子情難待臣謹具疏泣陳叩懇

睿鑒俯允解任歸葬以廣孝治事臣惟人生大節惟忠

與孝而已以臣蚤年喪父煢煢子立外無朞親內無

僮僕凡寒朝暑晝躬親紡績撫養微臣以成人者皆

臣母也臣由孩提至壯年晨昏旦暮疾痛疴癢未嘗

少離母側臣自順治拾年凜奉原任經畧臣洪承疇

題隨湖南生別之日環抱痛哭以爲孤子遠去母病

奄奄恐不能久存以待子還矣彼時臣以事

君之日長事親之日短長跪號哭哀切懇辭經畧臣不
允所請豈意臣與母生別之日卽母與臣永訣之日
也臣母臥病牀褥眼穿滴血將危之際聲悲色變先
呼臣之子抱而哭之繼取臣之衣拊而哭之謂從此
永逝不能見吾子矣則呼吾子之子別之不能見吾
子之面矣則取吾子之衣別之言不能見吾子之身
矣甫畢而氣殞口目不閉薄棺麻殮行路之人有不
忍聞者言念及此臣肝腸碎裂聲淚俱寂

天地雖大無可自容生之日不能承歡病之日不能嘗

藥歿之日不能送終今復停而不葬十餘載陰晴暴
露風雨漂沒終天之憾從未有如臣若是之甚者案
查康熙叁年捌月貳拾日臣具有披瀝久積至情仰
懇

天慈俯允解任歸葬以廣孝治事一疏冒昧上請奉
旨覽卿奏具見至情但浙省巖疆正資彈壓料理著勉
力供職不必遽行請假該部知道本內漢字妄訛忌
著改正飭行欽此臣祇遵

天語勉力供職何敢再瀆

宸聰竊思

臣

由貴州巡撫蒞任未數月荷蒙

世祖皇帝拔

臣

總督雲貴又於順治拾捌年玖月內復

蒙

皇上調

臣

總督浙江

洪恩異數曠古罕邁

臣

卽捐軀

殞首不能報稱伏念人臣事

君致身盡忠或積瘁而身瘁或殫力而效命皆義無

所辭分所當盡若托故求退謂之負

恩負

恩當

誅假病推諉謂之欺飾欺飾當誅

臣

惟母歿未得一

面柩停江南十載倫常有虧天理莫容孝經云五刑

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乎不孝

臣

尤不孝之最者也查

滿洲蒙古漢軍文官遇有父母病故各有守制持服

之例

臣

既未守制又未持服且忍視母襯暴露於陰

晴之下甘爲風雨所飄沒不孝之罪何所逃於

天地之間

臣

思

皇上以孝治天下必勸人之孝懲人之不孝以胥進於

孝也

臣

負罪積愆已逾十載鞠育顧復一日未報養

生送死兩道俱失

臣

之身雖生

臣

之心已死矣

臣之

心既死

臣

之身雖生亦在死矣

臣

今行年四十九歲

歷任二十一載心枯神疲每一辛苦嘔血不止文移
久視則兩目若盲言語畧多則中氣爲斷若再以母
視不葬之罪鬱結增憂勢必與死爲隣倘一旦先填
溝壑致母視終未歸葬子道永虧人間臣雖身入黃
泉不瞑目也伏懇

皇仁鑒臣萬苦之悲情憐臣萬不得已之至情臣准臣

解任扶視歸葬臣存歿感激生生世世祝頌

皇恩於無盡而已

痼疾愈久難支疏

竊以微臣自順治二年由知縣歷陞今職屈指二十
餘載從前少壯之時年富力強毫無災病臣前任
總督隨王師開闢雲貴行萬峰之頂跋山涉水並
不知有饑渴履瘴癘之鄉風霜雨雪並不知有勞頓
晝驅道路夜披文案精神與筋力雖交勤而不知倦
自督浙以來康熙元年二年之間往來沿海一帶精
力猶如向昔至康熙三年六月一病卧牀數月不起
因而具疏控辭未蒙俞允勉強支持又閱兩年軍

需錢穀皆力疾催辦 欽案刑名悉扶病料理至康熙五年三月初九日正與司道府縣講論修造戰船事宜語未畢頃刻跌倒嘴鼻歪斜乃竟半身不遂矣不仁之症百藥罔效因思浙臨邊海一身之存亡何足惜惟恐諱病誤事罪將安辭隨於康熙六年閏四月內具疏懇 請罷斥又未蒙 俞允感荷 恩綸涕泗橫流以臣狗馬之軀一日不顛蹙則盡一日之力一日不病倒則勉一日之心不意日盼一日病勢日重一日至今春則病益大發矣右身半邊先青而

腫後腫而紫今紫消而麻木仍舊手不能批荅詳驗文移託書吏代批有年矣兵馬錢糧軍需民瘼何等關係豈有不能操筆不能批詳尚可任總督乎口不能多言問荅分付托僕役代傳者多矣聞問應對悉假別人豈有上官與屬吏隔別下情不能上達尚可任總督乎問事必傳經承在側口語不靈皆寓意於經承遂致輕重平反不能究心細看 欽案要件國法民命何等重大豈有不能耐煩不能耐勞問荅由人尚可任總督乎且委頓之身每上公議衙門非

乘輿必不能行遇有急務偶爾騎馬手足不睦攬轡無力每出每至墜地兒童走卒皆傍觀而含笑總督何職浙江何地以統領文武之大吏操調遣兵馬之重任不能乘馬馳驅緩急何賴尚可任總督乎臣病已逾兩年凡遠近延醫皆云氣血兩虛非得靜養必不能痊臣非不欲靜養欲養病必不能理事既理事又何能養病此二者不可得兼况勉病理事而事終不能理雖百緒千端畢集於胸次巨細大小環繫夫方寸但事多顛錯徒勞擾而無益有懷靡及雖焦慮

而何補臣若欺負本心有病而諱為無病誤事而假稱辦事軍民疾苦不能甦地方利益不能興官吏貪蠹不能除以及軍旅之事不能親理刑名之事不能詳看錢穀之事不能經心事廢弛病愈久而事愈廢事愈廢而病益深若不據實陳奏必致遺誤封疆深負委任病難勉強情實真切臣謹籲懇天慈俯允罷斥調理臣得免遺誤地方之愆倘不卽填溝壑從此未完之年皆感戴

聖恩浩蕩如

天無疆而已

臣病日深俯准罷斥疏
竊照兩浙重地一切兵事民情刑名錢穀凡總督所
應料理者不止一端督斯任者必耳目聰慧手足利
便百體堅強自朝至夕或繕讀疏章或批荅詳文或
審理欽件或會勘大案或屬官稟事隨事區畫或
兵民言情隨時剖決一日之間無倦憊支離之態無
偷安好逸之私起必雞鳴寢必子夜尚慮精神不周
事多遺忘不如此豈足辦完一日之事乎
臣庸劣無
比謬承簡命督浙五載罪過多端此應候
大計

臣病日深俯准罷斥疏

竊照兩浙重地一切兵事民情刑名錢穀凡總督所
應料理者不止一端督斯任者必耳目聰慧手足利
便百體堅強自朝至夕或繕讀疏章或批荅詳文或
審理欽件或會勘大案或屬官稟事隨事區畫或
兵民言情隨時剖決一日之間無倦憊支離之態無
偷安好逸之私起必雞鳴寢必子夜尚慮精神不周
事多遺忘不如此豈足辦完一日之事乎
臣庸劣無
比謬承簡命督浙五載罪過多端此應候
大計

文冊起程之日方敢自陳乃臣有萬不得已未敢因循廢弛貽誤封疆不得不叩陳於皇上之前臣於康熙五年三月初九日忽染麻木之症頃刻仆地半日方甦彼時有奉差往閩兵部員外郎阿鼐六品筆帖式科爾坤同在城鎮浙將軍副都統暨巡撫司道諸臣一時共見共聞隨延醫生吳嗣昌張文啓等服藥調治僉云此病乃積勞年久氣血交枯非旦晚可以望瘳也乃日復一日半身仍前麻木精力愈漸衰弱中氣若斷若續氣不克因而血不

周血不周所以渾身冷透如冰右耳重聽手足不靈臣亦不能自解臣病之至於斯也但可以勉強臣猶勉強撐持不敢因病廢事隨起隨伏遷延多日滿擬入春期望痊可乃入春如故百藥罔效臣知病勢無有起色之期隨於康熙六年正月二十九日具有久病日篤等事咨移撫臣蔣國柱提臣李哈喇庫張杰移請代題隨准咨覆內開舊病未痊總因積勞所致惟加意調攝自當霍然等語臣勉強又三月餘矣今時將仲夏猶如春天一樣查總督衙門上下文移

多關軍務錢糧今臣手不能舉筆寄批荅於書吏矣
奉審大案與地方盜賊招情臣國法民命攸關臣從
不敢不細心親問今臣竟不能詳鞫民隱委親審於
屬員矣地方利弊軍民疾苦皆臣所當隨時周知者
也今臣竟不能接見屬員諮詢道路勢必採訪不真
矣 題奏本章對讀拜發臣從不敢不逐字逐項親
自料理今臣神思昏沉竟不能親自料理將來不知
如何錯誤矣案准吏部咨如總督患病該省巡撫提
督驗明代 題臣病曾經咨請撫提未准代 題夫

浙江何地總督何官

欽案部件限難寬待遠近軍

機間不容髮臣以病不能勉強要緊文案堆集充棟
大小事務停擱不能行者不可枚舉終日委頓旦夕
難支臣不敢不據實披瀝上 聞伏懇

皇恩鑒

臣

真病

准予罷斥調理早

簡賢能任事庶

微臣免曠瘼之罪不致諱病遺誤地方

臣

卽填溝壑

頂戴

聖恩不盡矣

以不盡矣

臣等以勸懲之罪不效請將該處地方

臣等以勸懲之罪不效請將該處地方

臣等以勸懲之罪不效請將該處地方

臣等以勸懲之罪不效請將該處地方

臣等以勸懲之罪不效請將該處地方

臣等以勸懲之罪不效請將該處地方

招馬乃龍吉兆諭帖

諭馬乃營土舍龍吉兆知悉前本部院按臨安南爾
 差把事謝阿謂等從咋呷具詞辯白冤枉請討招安
 情甚激切彼時本部院見爾詞懇意迫似可開導隨
 卽差官同把事齋來諭帖備載前後始末情節知爾
 有良心有覺性必能翻然悔悟今兵到將近一月依
 舊負固爾謂有山可恃有城可守城內有米且可喫
 有水且可汲豈知一隅山城能當一年半載之久困
 乎能當四面八方之攻打紅衣大砲之轟裂乎一砲

震響兩砲傾倒室家齏粉牛馬肉泥男婦無站腳之地鳥獸無歸宿之林山崩城塌骨斷屍開爾不會思想及此縱爾命不足惜爾之老母爾之妻子爾之部下裸裸果何辜乎豈可因爾一人執迷帶連數千無辜生靈乎本部院念及此螻蟻尚且貪生爲人豈不惜命爾旣求招安復又據城相守志欲何爲或者爾恐各路總兵不能爲爾作主耶又或恐各總兵利爾城內妻子財物假哄招安仍復劫搶占踞耶又或恐誘爾招安仍復害爾性命耶此在爾不得不如此設

想今本部院由貴州省城回至安南特發慈悲一願欲親至馬乃爲爾作主但恐本部院一到馬乃爾仍猜疑不出投見本部院往返山路不足惜必再催附近官兵並運雲南紅衣大砲那時法不容情爾一城生靈盡死刀下盡跌溝岸死在荒郊戰野長夜號泣永墮沉輪再不得轉一人身莫怨本部院不再三招安也爾出投見不獨保爾一家生命保全一城生命本部院得從征討中積無限陰隲豈不大快豈不暗喜豈不勝如造七級浮屠豈不勝如作幾輩老僧豈

不勝如修橋建廟豈不勝如念佛誦經本部院有救
爾之實心有救爾之母妻子女之實心有救爾合城
裸裸男婦之實心爾必不信爾必生疑是爾負本部
院非本部院負爾也爾雖有罪爾皆本部院眼前赤
子今赤子將入於井本部院爲爾之大父母忍令赤
子陷井而不之救乎爾輩曾哄人殺人作慣此事本
部院言如金石哄爾一人何足輕重竊恐如爾實繁
有徒者將何以見信於滇黔兩省將何以再示招安
於羣土人乎萬萬無哄爾之理無哄爾之心卽爾自

疑招安之後或罰餉或上馬出於常情之所難免無
論本部院素不肯作此行徑卽以爾俗情推測有不
恕爾之老母有不恕爾之妻子有不恕爾同城之裸
裸是本部院欺天理愚小民所謂言不忠信行不篤
敬雖州里難行又何以格爾蠻貊乎今不必多言爾
若出身投見地方昭舊與爾只是納糧當差改過爲
善本部院卽日起馬親救爾一城生靈爾若支吾先
因疑而不投誠今復疑而不出見不至殺身不信是
爾以一疑終疑招禍至此爾旣不肯出見本部院惟

有坐候紅衣大砲三五日內到齊添兵攻尅必不輕
枉入山與爾死人說生理也

再招馬乃龍吉兆諭帖

諭龍吉兆爾旣差把事出來投誠今本部院已經到
此又復持疑不果是本部院勞人費馬不憚崎嶇欲
救合城生靈爾必以一人之見不肯投誠要害一城
生靈真可痛哭真可流涕嗟乎合城生靈皆本部院
無辜赤子爾與生靈有何冤有何讐與本部院救爾
心腸大相背謬爾率我百姓披剃投見兵馬卽日撤
回敢有輕取一草一木定以軍法從事本部院先任
撫院今任總督將近三年爾亦有耳有目本部院居

官愛民不愛民難瞞通省彝漢耳目今欲爾投見是從死中求生路爾必不信設若依爾偏見必不投誠官兵到此月餘有空空回去之理否既不空回將必斷絕水路安置大砲頃刻打破頃刻扒進那時爾尚生乎死乎知爾以必死存心或自縊或自盡爾完爾一人之事則爾妻爾妾爾母爾弟爾子爾女出乖露醜將若之何爾部下所屬老幼男婦爲爾一人所誤分崩離析將若之何今招安是從死得生爾必不肯不招安是必死無生爾反甘心此或者鬼神迷爾心

竅耶不則人有知覺清夜自思斷不昏愚至此昨本部院發心招安於十三日未時自安南起行忽然雲散天開暨昨日到此日月光華萬里無雲本部院以爲人有善緣天必從之因救馬乃一城生靈感動

上帝而有此精明也本部院此心可對天地鬼神可以對父老子弟獨不能見白於爾一人之心千言如赴水火萬語如投木石本部院至此自怨自艾亦惟有望此無辜生靈痛哭一場而已此論一到或長或短立刻回一果決話頭以便施行

立檢回一果夫請照以動武行
 望此無學坐靈齋與一夢而日出備一便海長又
 水火請請收外木可本請到至地自慈自文亦對有
 推父志于帝國不論長白外爾一人之心于官收
 亦而亦此津湖此本請到也必可推天此良輔
 為人亦清海天必節之國殊異以一如坐靈齋
 婚天則請非口既此日日出華海是無惡本請到
 特到心請到也十日未請到也請到也請到也
 然非不似人耳收請到也請到也請到也請到也

三招馬乃龍吉兆諭帖

諭龍吉兆知據爾差火頭投稟到本部院已悉該舍
 未受偽勅未留賊官未打軍屯等情夫既未受偽勅
 未留賊官未打軍屯是為無罪之人本部院一到披
 肝相見便可如初何為到此三日屢論不出今不必
 多言爾欲救馬乃一城生靈並爾本身性命一家性
 命此論一到即日出城投見自然厚加賞賚地方照
 舊與爾管轄一草一木不動爾若病狂喪心始終疑
 畏爾守爾城本部院行本部院之事再無別說再諭

爾將爾母凍居山箐爾或自縊或自焚爾固一死塞責矣後來必將不投誠之母並死不饒爾在陰司閻羅殿前有何顏面再見爾母乎又爾僅將三尺之子送出投見爲緩兵計爾子一箇無辜的小孩子爾忍心送出爾愛爾身獨不愛爾子乎爾不投誠必將爾在城一子與在外二子一齊拏著剝皮抽筋爾雖一死爾到陰司閻羅殿前有何面目再見爾子乎爾今不肯投誠不忠也陷母於死不孝也陷子於死不慈也陷一城百姓俱死不仁不義並不信也爾雖一死

能逃千萬世之笑罵乎爾在醉夢中誰與爾說此良言如病人膏肓本部院是箇良醫有絕好良劑飲之則生不飲卽死其如不肯信用可爲痛哭可爲流涕本部院聞至誠可格豚魚今如此化誨不爲不至誠矣不能格爾是爾豚魚之不如耳可嘆更可悲也

招撫張煌言書

僕聞識時務者謂之俊傑足下淪溺海濱業已多年
何不作回頭是岸之想或顯而仕可以霖雨蒼生卽
不仕而隱家居教授明道立言何不可爲奈何棄祖
宗荒廬墓泛泛東西豈俊傑之所宜哉况鄭成功久
服天誅此天之所以報惡人也足下高出成功之外
固不屑與倫理敗壞之徒比擬今不必遠譬卽如陳
公文達解甲效順

朝廷優寵過厚足下處此可以廢然返矣我

大清朝定鼎來薄海內外皆奏永清足下當自知之無
俟僕為覩縷但四海盡已朝宗足下獨阻聲教譬猶
以勺水與滄海較多寡也豈為智者不為雖至愚者
亦翻然悔矣請試觀典朝之碩輔多屬山海之遺
才一時攀龍附鳳之輩杖策從之恐後足下尚友古
人許平仲非道學之宗與後仕集賢大學士足下獨
不可則而傲之且本朝招攜懷遠之禮邁迹前古
諸如歸誠者錫爵至王公侯伯有差僕招示載之頗
詳足下苟有志於事功僕會同將軍撫院提督特疏

題請如許平仲故事或亦無須瞻顧耳即無志於
事功則為盛世之逸民縱步於綠畝青野之鄉放
意收身遊湖看花豈非人生一大快事哉果爾即一
面先將足下眷屬題請回浙加意安插不日骨肉
便可團聚今遴員勸駕倘能諒僕非鳩人叔子則歷
敷心腹腎腸不過志在安全如示冊所云者非故以
利害禍福之語相懾也僕向任滇黔多方招撫改舊
染而沐新恩者莫不接踵而至釋疑而歸此皆
皇仁遐暨而僕以至誠宣布之故無不感而信也今雖

初蒞浙省嘉興維新之心孜孜不倦幸早自決凡諸
同事不及另致仍冀轉爲勸諭一面薙髮一面將船
隻官兵家眷人等或向台州入關或向寧波入關仍
卽先爲移知以便開關接引飛章題報
溫旨一下願功名者就功名願富貴者就富貴願隱逸
者就隱逸百求百遂共膺殊寵可耳若執迷固亂
何如挺身一戰毋出沒無常徒苦桑梓父老爲遲則
有以足下爲奇貨雖悔前此之失計則亦晚不及追
矣

盤江橋記

盤江者黔之安南屬地也東三十里爲頂站自頂站
來者迤邐重沓攀捫裸厲愈趨愈下西三十里爲安
南自安南來者其盤錯之勢尺寸千里彷彿如之兩
山陡夾一水浩瀚時明時幽時曠身其地者如登極
巔之上倏墜塹谷如遊歌舞之場忽夢輪劫婁神寒
骨前跋後蹙唏噓而悄愴者未易名狀水從北來高
翥長騫風爭雷鳴與石相鬪若壯士困萬軍中提刀
奮搏所向無敵至一練長空千仞飛瀑縈青繚綠又

奔瀉中一奇觀也時值春夏萬山洪流決擁而下襄
岸堙谷勢如迅霆擊物一瞬不留迨秋冬稍涸深者
峻黑隙月斜明蛟龍潛穴影滅不可見淺者沸白僅
數尺許若剖大甕側立千尺又若刻領斷齧犬牙互
錯與水光相映森森然不可逼視一葦所觸洶湧怒
號曾不略容行者立者張皇慘淡得之心想而口舌
不能道者縈縈也夫深不可厲淺不可揭葦不可航
游不可咏是不可無橋考昔間用舟楫傾覆不常明
崇禎初年安普道朱家民擬鐵索二十八根上鋪木

板繫曳過江採煉架構歷四年而成費不下萬餘金
更設橋稅置橋田備歲加補葺厥後流寇踞滇拆燬
以爲鴻溝未幾重建木橋較穩於鐵索我

清朝大師進討復燬於賊幸值冬涸而我師用濟識者
以爲天授云自此滿漢兵馬羽檄交馳戎餉絡繹
皇華之使商賈之客雲蒸雨合春夏水泛褰裳而裹
足者相視以目余奉命總制兩省屯軍駐驂問俗
褰帷深知此水之爲患也時值大兵凱旋余偕撫軍
下合疏請

皇上以四稅課檄道府廳衛各官殫心鼎建仍復鐵索之舊時在速成僅製十根架板約費千五百餘金而動搖閃爍心切憂之夫去危以就安必使載馳載驅如履夷庚今重足而驚怖負荷而戰慄猶之未安也越一載會同撫軍卞再疏入告改建木橋兩月始成孔固孔碩人馬坦適矣仰見我

皇上明見萬里慮民之不安於野而薄賦輕徭慮商之不安於途而徒杠輿梁故兩請而獲邀俞旨豈偶然哉但可必者人不可必者天山川任幻陵谷變遷

卽天地且無恃以久存何況於土木在後之蒞茲土者風雨綢繆以相繼不朽云是役也鳩工於順治十七年十月告成於順治十八年五月動費若干兩仍取給四稅課銀其督修襄事各官例得並書

修北極觀泉記

黃土坡者東距頂站西距盤江昂伏蜿蜒綿亘二十餘里山之上破剝數椽祀 玄帝於其內上下來者雜沓鱗集血汗相蒸幾不可近間有自遠負水至未及入門爭以手掬潑地須臾立盡所潤活者僅六七人詢其故則曰剝左舊有甘泉出自西北涓涓數十里昔人發池蓄水行者以濟今年久堙淤流不復出而池跡尚在余曰是可修而復也衆皆懽呼起色如得飲然况追風逐電晝馳夜趨不計人力之竭馬力

之疲者非羽檄之差則銅符之驛也結駟連騎駢駢
載道軟筥羸驢行行且止者非皇華之使則宦遊
之客也或襁而負杖而荷並肩引重後不繼前寒暑
變色喘不續吁者則商賈力役之輩也人有貴賤行
有遲速而熙攘於萬峰之頂漸摩於烈日巖霧之下
能不倦而思憩渴而思飲乎王道之行也菽粟如水
火今兩省兵燹之餘菽粟如珠而盤旋幽谷之中尚
靳此一滴以解羈旅之愁余之責也爰捐資一百兩
命守盤江遊擊王官崙董其事先窮源次濬流循諸

故道而一歸於池并破刹修葺之渴者得飲勞者得
息矣雖然王道之行不過因天地自然之利不費
而惠之耳無事取諸更張新奇炫人耳目爲也今
聖天子在御湛恩汪濊及於遐荒余願蒞茲土者皆取
諸自然而出諸不費使菽粟如水火則滇黔其庶幾
矣工役告竣因爲之記

